因論　讒書

兩同書　宋景文雜說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因論

劉禹錫 著

中華書局

此據百川學海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讒書目錄

卷一

風雨對
蒙叟遺意
三帝所長
秋蟲賦
解武丁夢
救夏商二帝
題神羊圖
伊尹有言
後雪賦
敍二狂生
吳宮遺事
本農

卷二

丹商非不肖
英雄之言
聖人理亂
莊周氏弟子
雜說
龍之靈
子高之讓
蘇季子
惟嶽降神解
忠孝廉潔

疑鳳臺
說天雞

卷三

屏賦
秦始皇意
婦人之仁
道不在人
市儺
君子之位
荆巫
蟋蟀詩
三閭大夫意
畏名
三叔碑
天機

卷四

辨害
齊叟事
槎客喩
漢武山呼
木偶人
市賦
越婦言
悲二羽
善惡須人
秦之鹿
梅先生碑
二工人語

卷五

書馬嵬驛
與招討宋將軍書
說石烈士
拾甲子年事
請追癸巳日詔疏
弔崔縣令
投知書
迷樓賦
答賀蘭友書
序陸生東游
刻嚴陵釣臺
代常徵君讓官疏常・篇內作章・

因論

唐夔州刺史劉禹錫著

劉子閒居。作因論。或問。其旨曷歸歟。對曰。因之爲言、有所自也。夫造端乎無形。垂訓於至當。其立言之徒。放詞乎無方。措旨於至適。其寓言之徒。蒙之智不逮于是。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詞。匪寓以因爲目。因論之旨也云爾。

鑒藥　訊甿　歎牛　儆舟　原力　說驥　述病

鑒藥

劉子閒居。有負薪之憂。食精良弗知其旨。血氣交沴。煬然焚如。客有謂予。子病病積日矣。乃今我里有方士淪跡於醫。厲者造焉而美肥。輒者造焉而善馳。矧常病也。將子詣諸。予然之。之醫所。切脈觀色。聆聲。參合而後言曰。子之病。其興居之節舛。衣食之齊(去聲)乖。所由致也。今夫藏鮮能安穀。府鮮能母氣。徒爲美疹之囊橐耳。我能攻之。乃出藥一丸。可兼方寸。以授予。曰。服是。足以瀹昏煩而鉏蘊結。銷蟲慝而歸耗氣。然中有毒。須其疾瘳而止。過當則傷和。是以微其齊也。予受藥以餌。過信而膇能輕。痺能和。涉旬而苛癢絕焉。抑搔罷焉。踰月而視分纖。聽察微。蹈危如平。嗜糲如精。或聞而慶予。且閧言曰。子之獲是藥。幾神乎。誠難遭已。顧醫之態、多嗇術以自貴。遺患以要財。盍重求之。所至益深矣。予昧者也。泥通方而狃旣效。猜至

誡而惑勸說。卒行其言。逮再餌半旬。厥毒果肆。岑岑周體。如痁作焉。悟而走諸醫。醫大吒曰。吾固知夫子未達也。促和蠲毒者投之。濱於殆而有喜。異日進和藥。乃復初。劉子慨然曰。善哉醫乎。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則兩躓。明矣。苟循往以御變。昧於節宣。奚獨吾儕小人理身之弊而已。

訊甿

劉子如京師。過徐之右鄙。其道旁午有甿。增增扶班白。挈羸角。齎生器。荷農用。摩肩而西。僕夫告予曰。斯宋人梁人亳人潁人之逋者。今復矣。予愕而訊云。予聞隴西公暢轂之止方踰月矣。今爾曹之來也。欣欣然似恐後者。其聞有勞徠之簿歟。蠲復之條歟。振贍之□歟。碩鼠亡歟。瘈狗逐歟。曰。皆未聞也。且夫浚都、吾政之上游也。自巨盜間釁。而武臣顓焉。牧守由將校以授。皆虎而冠。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鶴而軒。故其上也。子視卒而芥視民。其下也。鷙其理而蝆其賦。民弗堪命。是軼于它土。然咸重遷也。非陷危擠壑。不能違之。曩者雖歸歟咸謠。而故態相沿。莫我敢復。今聞吾帥故爲丞相也。能清靜畫一。必能以仁蘇我矣。其佐嘗宰京邑也。能誅鉏豪右。必能以法衞我矣。奉斯二必而來歸。惡待事實之及也。予因浩歎曰。行積於彼而化行於此。實未至而聲先馳。聲之感人若是之速歟。然而民知至至矣。政在終終也。嘗試論聲實之先後曰。民黠政頗。須理而後勸。斯實先聲後也。民離政亂。須感而後化。斯聲先實後也。立實以致聲。則難在經始。由聲以循實。則難在克終。操其柄者能審是理。俾先後終始之不失。斯誘民孔易也。

歎牛

劉子行其野。有叟牽跛牛于蹊。偶問焉。何形之瑰歟。何足之病歟。今觳觫然將安之歟。叟攬縻而對云。瑰其形。飯之至也。病其足。役之過也。請爲君畢詞焉。我僦車以自給。嘗驅是牛。引千鈞。北登太行。南並商嶺。掣以回之。叱以聳之。雖涉淖躋高。轂如蓬而輈不債。及今廢矣。顧其足雖傷。而膚尙腯。以畜豢之則無用。以庖視之則有贏。伊禁焉莫敢尸也。甫聞邦君饗士。卜剛日矣。是往也。當要(平聲)售於宰夫。余尸之曰。以叟言之則利。以牛言之則悲。若之何。予方窶。且無長物。願解裘以贖。將置諸豐草之鄉。可乎。叟囅然而咍曰。我之沽是。屈指計其直。可以持醪而醑肥。飴子而衣妻。若是之逸也。奚事裘爲。且昔之厚其生。非愛之也。利其力。今之致其死。非惡之也。利其財。子惡乎落吾事。劉子度是叟不可用詞屈。乃以杖扣牛角而嘆曰。所求盡矣。所利移矣。是以員能霸吳屬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陵下敵擒鍾室誅。皆用盡身賤。功成禍歸。可不悲哉。可不悲哉。嗚呼。執不匱之用而應夫無方。使時宜之。莫吾害也。苟拘於形器。用極則憂。明已。

儆舟

劉子浮于汴。涉淮而東。亦旣釋紼纚。榜人告予曰。方今湍悍而舟盬。宜謹其具以虞焉。予聞言若厲。繇是袽以窒之。灰以墐之。斡以乾之。僕怠而躬行。夕惕而晝勤。景霾晶而莫進。風異響而遄止。兢兢然累辰。是用獲濟。偃檣弭櫂。次于淮陰。於是舟之工咸沛然自暇自逸。或游肆而觴矣。或拊橋而歌矣。隸也休役以尙寢矣。吾曹無虞以宴息矣。逮夜分而窾隙潛澍。渙然陰潰。至乎淹簀濡薦。方卒愕傳呼。跣跳登墟。僅以

身脫。目未及瞬。而樓傾軸墊。坵于泥沙。力莫能支也。劉子觖然自覜而言曰。嚮予兢惕也。汨洪漣而無害。今予宴安也。蹈常流而致危。畏之途果無常所哉。不生於所畏而生於所易也。是以越子郄行吳君忽晉宜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劒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易。至于覆國族族。可不儆哉。嗚呼。禍福之胚胎也。其動甚微。倚伏之矛楯也。其理甚明。困而後儆。斯弗及已。

原力

劉子于邁。舟次泗濱。維舴艋之于傳。傳吏適傳呼。曰。乘馹者方來。詰何之。則曰力人也。雅以力聞於吳楚間。中貴人器之。謂宜爲爪士。獻言于上。有旨趣如京師。佇其至。則佗焉五翟。咸碩其體。毅其容。動睛睥如。曳趾岌如。顧瞻遲回。歛踐有聲。泗濱守伾、由將授也。說而勞之。饗以太牢。飲以百壺。酒酣氣振。求試自矜。傍如無人。中若有馮。有盪舟如沿者。抉鼎如飛者。綯鍵如麻者。開兩弧而脉不僨者。蹴巨石而躋如流者。異哉。果以力駭世而聞于上也。異日。話於儒家者流。有客悱然自奮曰。斯誠力矣。上之不過誇胡人而戲角抵。次之不過倖期門而振袀服。我之力異然。以道用之。可以格三苗而賓左衽。以威用之。可以係六蠃而斷右臂。由是而言。彼力也長雄於匹夫。然猶馴其騑。饞其食。我力也無敵於天下。亦當循其輪。鶴其書矣。予詰之曰。彼之力、用於形者也。子之力、用於心者也。形近而易見。心遠而難明。理乎而言。則子之力大矣。時乎而言。則彼之力大矣。且夫小大迭用。曷常哉。彼固有小矣。子固有大矣。子所不能齊也。容於邑乖涕洟。劉子解之曰。屠羊于肆。適味於衆口也。攻玉于山。俟知於獨見也。貧日得則鼓刀和。數歲計而韞櫝

多。客聞之。破涕曰。吾方俟多於歲計也。歲歟歲歟。其我與歟。

說驥

伯氏佐戎于朔陲。獲良馬以遺予。予不知其良也。秣之稊秕。飲之汚池。廄櫪也、上痺而下蒸。羈絡也、綴索而續韋。其易之如此。予方病且窶。求沽于肆。肆之駔亦不知其良也。評其價六十緡。將劑矣。有裴氏子、贏其二以求之。謂善價也。卒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挾相術。於馬也尤工。覩之周體。眙然視。聽然笑。既而抃隨之。且曰。久矣。吾之不覩於是也。是何柔心勁骨。奇精妍態。宛如鏘如。曄如翔如之備邪。今夫之德也全然矣。顧其維駒。藏銳于內。且秣之乖方。是用不說于常目。須其齒備而氣振。(聲平)則衆美灼見。上可以獻帝閑。次可以鬻千金裝也。聞言竦焉。遂儆其僕。蠲其皂。籠其惡。屣其溲。稚以美薦。秣以薌粒。起之居之。澡之挋(音霞)之。無分陰之怠。斯以馬養養馬之至分也。居無何。果以驥德聞。客有唁予以喪其寶。且譏其所貿也徼。予灑然曰。始予有是馬也。予常馬畜之。今予易是馬也。彼寶馬畜之。寶與常、在所遇耳。且夫昔之翺陸也。謂將蹄將齧。柢以檛策。不知其籋雲耳。昔之噓吸也。謂爲疵爲癘。投以藥石。不知其噴玉耳。夫如是。則雖曠日歷月。將頓踣。是以曾何寶之有焉。繇是而言。方之於上。則八十其緡也。不猶蹠於五羖皮乎。客譏而竦、予遂言曰。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猶違之若此。矧德蘊于心者乎。斯從古之歎。予不敢歎。

述病

劉子嘗涉暑而征。熱攻于腠以致病。其僕也告痛。亦莫能興。逮浹日。予有瘳。醫診之。曰。疾幸間矣。顧熱沴而未平。有遺類焉。宜謹於攝衞。衞之乖方。則病復矣。所苦旣徵。而息其說。倦眠于衾而興焉。倦隱于几而步焉。面不能罷頮。髮不能捐櫛。口不能忘味。心不能無思。如是未移日。而疾也瘮(疎錦反。)如復癢于躬。進藥求汗。凡三渙。然後目能視。視旣分。則嚮時之僕已睍然執栝圈侍予于前矣。予訝而曰。曩吾與若也病偕。呻也。譸也。若酷而吾微。藥也。餌也。吾殷而若薄。何患之同而痊之異哉。僕譸譸而荅云。己之被病也。兀然而無知。有間也。亦兀然而無知。髮蓬如而忘乎亂。面黯如而忘乎垢。洎疾之殺也。雖飲食是念。無滑甘之思。日致復初。亦不知也。予喟然嘆曰。始予有斯僕也。命之理畦則蔬荒。主庖則味乖。顓廐則馬瘠。常謂其無適能適。乃今以兀然而賢我遠甚。利與鈍果相長哉。僕更矣。劉子遂言曰。樂於用則豫章貴。厚其生則社櫟賢。唯理所之。曾何膠於域也。

兩同書

羅隱撰

中華書局

此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吳越備史本傳

羅隱。字昭諫。新登縣人也。祖知微。福唐縣令。父修古。應開元禮。隱本名橫。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初從事湖南。歷淮潤。皆不得意。乃歸新登。及來謁王。懼不見納。遂以所爲夏口詩。標於卷末云。一箇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慢英雄之句。王覽之大笑。因加殊遇。復命簡書辟之曰。仲宣遠託襲荊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爲魯司寇。只爲故鄉。隱曰。是不可去矣。王初授鎭海節度時。命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成以示隱。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於賄賂。此表入奏。執政豈無意於要求耶。乃請更之。其略曰。天寒而麋鹿常遊。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此羅隱辭也。及爲賀昭宗更名表曰。上則虞舜之全文。右則姬昌之半字。當時京師稱爲第一。隱性不喜軍旅。唯與丞相杜建徽善。王初城西府。命賓僚巡覽。顧謂左右曰。百步一敵樓。足以言金湯之固。隱徐曰。敵樓不若內向。及徐許之亂。人皆以爲先見。一日隱寢疾。王親臨撫問。因題其壁云。黃河信有澄清日。後代應難繼此才。隱起而續末句云。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章句動風雷。隱由是以紅紗罩覆其上。其後果無文嗣。隱累官錢塘縣令。尋授鎭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鹽鐵發運副使。授著作左郎。司勳郎中。歷遷諫議大夫給事中。賜金紫。卒七十七歲。所著江南甲乙集。淮海寓言。及讒書後集。並行於世。初新登羅江。常有二氣亘於江上。晝夜不滅。及隱洎丞相杜建徽生。而二氣不復見。識者以爲文武秀氣焉。

按隱少聰敏。作詩著文。以譏刺爲主。與宗人虬鄴號爲三羅。隱爲宰相鄭畋令狐綯李蔚所知。畋女覽隱詩。諷誦不已。畋疑有慕才意。隱貌寢陋。使女一日簾窺之。自此絕不詠其詩。綯子滈登進士。隱以詩賀之。綯謂滈曰。吾不喜汝及第。喜汝得羅公一篇耳。昭宗欲以科甲處之。有大臣奏曰。隱雖有才。然多輕易。明皇聖德。猶横遭譏。將相臣僚。豈能免乎凌轢。帝問譏謗之詞。對曰。隱有華清詩曰。樓殿層層佳氣多。開元時節好笙歌。也知道德勝堯舜。爭奈楊妃解笑何。其事遂寢。隱老不遇。有歸五湖詩曰。江東日暖花又開。江東行客思悠哉。高陽酒徒半凋落。終南山色空崔嵬。聖代也知無棄物。侯門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歸去來。于是歷游諸鎮。多不合。廣明中。隱池之梅根浦。自號江東生。池守竇潏營墅居之。鄴都王紹威。學隱爲詩。自號其文爲偸江東集。光啟中。錢鏐辟爲從事節度判官副使。初隱與桐廬章魯封齊名。鏐初起。以魯封爲表奏孔目官。不就。執之。後以隱爲錢塘令。懼而受命。故僧貫休有二子依公子雞鳴狗盜徒之誚。朱溫篡唐。隱勸鏐舉兵討梁曰。總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鏐以隱不遇于唐有怨心。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梁祖以諫議大夫召。不行。開平中。魏博羅紹威推爲叔父。表授給事中。江南李氏嘗遣使聘越。越人問見羅給事否。曰不識。亦不聞名。越人云。四海聞有羅江東。何拙之甚。使人曰。爲金榜上無名。所以不知。悲乎。有才如隱。猶以不第爲人見輕。況其他乎。第人有畏才。名士貴乎優飭人美善。誘一。世風勸。如裴筠婚蕭遘女而擢第。顧雲依高駢被嘲之類。至今掛人齒端。隱之不第。自是立心譏刺之報。誠足爲後來藻士輕猥之戒。備史謂

隱無文嗣。而唐詩紀事云。有子蹇翁。特紀事。卒年八十餘。不若備史七十有七爲有據耳。所著尙有後集五卷。有律賦數首。湘南集若干卷。皆長沙幕中應用之文。又有吳越掌記集一卷。掌錢鏐記室所著表啟也。然書錄解題。謂淮海寓言及讒書尙訪求未獲。若兩同書後出諸集之外。卽置格排比。而持論雅贍。足具五代一種著述也。因緝傳外逸事。附而傳之。海鹽姚士粦叔祥跋。

兩同上卷

貴賤第一　強弱第二

損益第三　敬慢第四

厚薄第五

下卷

理亂第六　得失第七

眞僞第八　同異第九

愛憎第十

兩同書卷之上

唐　羅隱昭諫撰

貴賤第一

夫一氣所化。陽尊而陰卑。三才肇分。天高而地下。龜龍為鱗介之長。麟鳳處羽毛之宗。金玉乃土石之標。芝松則卉木之秀。此乃貴賤之理。著之於自然也。龜龍有神靈之別。麟鳳有仁愛之異。金玉有鑑潤之奇。芝松有貞秀之姿。是皆性稟殊致。為衆物之所重也。然則萬物之中。唯人為貴。人不自理。必有所尊。亦以明聖之才。而居億兆之上也。是故時之所賢者。則貴之以為君長。才不應代者。則賤之以為黎庶。然處君長之位。非不貴矣。雖蒞力有餘。而無德可稱。則其貴不足貴也。居黎庶之內。非不賤矣。雖貧弱不足。而有道可採。則其賤未為賤也。何以言之。昔者殷紂居九五之位。孔丘則魯國之逐臣也。齊景有千駟之饒。伯夷則首陽之餓士也。此非不尊卑道阻。飛伏理殊。然而百代人君。競慕丘夷之義。三尺童子。羞聞紂景之名。是以貴賤之途。未可以窮達論也。故夫人主所以稱尊者。以其有德也。苟無其德。則何以異于萬物乎。是故明君者。納隍軫慮。旰食興懷。勞十起而無疲。聽八音而受諫。蓋有由矣。且崆峒高臥。黃軒致順風之請。潁水幽居。帝堯發時雨之讓。夫以縲夫獨善之操。猶降萬乘之尊。況天子厚載之恩。而為百姓所薄者哉。蓋不患無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憂其賤。而憂道之不篤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苟

無其仁。亦何能守位乎。是以古之人君。朝乾而夕惕。豈徒爲名而已哉。實恐墜聖人之大寶。辱先王之餘慶也。故貴者榮也。非有道而不能居。賤者辱也。雖有力而不能避也。苟以修德。不求其貴。而貴自求之。苟以不仁。欲離其賤。而賤不離之。故昔虞舜處於側陋。非不微矣。而鼎祚肇建。終有揖讓之美。夏桀親御神器。非不盛矣。而萬姓莫輔。竟罹放逐之辱。古公避狄而遷居。豈求其貴也。行未輟策。邑城岐下。胡亥笑堯禹之陋。豈樂其賤也。死不旋踵。地分灞上。夫以虞舜之微。非有粟帛之利。以悅於衆也。夏桀之盛。非無戈戟之防。以禦於敵也。古公之興。非以一人之力。自強於家國也。胡亥之滅。非以萬乘之尊。願同於黔首也。貴者愈賤。賤者愈貴。求之者不得。得之者不求。豈皇天之有私。惟德佑之而已矣。故老氏曰。道尊德貴。其是之謂乎。

強弱第二

夫強不自強。因弱以奉強。弱不自弱。因強以禦弱。故弱爲強者所伏。強爲弱者所宗。上下相制。自然之理也。然則所謂強者。豈壯勇之謂耶。所謂弱者。豈怯懦之謂耶。蓋在乎有德。不在乎多力也。何以言之。夫金者天下之至剛也。水者天下之至柔也。金雖剛矣。折之而不可以續。水雖柔矣。斬之而不可以斷。則水柔能成其剛。金剛不輟其弱也。故晏嬰之侏儒耳。齊國之宰臣。甘羅之童子耳。秦國之良相。僑如大人也。魯人摏其喉矣。長萬壯士也。宋華醢其肉矣。晏嬰身短不過人。此非不懦矣。甘羅年未弱冠。此非不幼矣。僑如大可專車。此非不壯矣。長萬力能抉革。此非不勇矣。然則僑如長萬。智不足以全身。晏嬰甘羅。謀可以

制一國。豈非德力有異。強弱不同者歟。由是乾以健剛。終有亢極之悔。謙以卑下。能成光大之尊。則其致也然。夫所謂德者何。唯慈唯仁矣。所謂力者何。且暴且武耳。苟以仁慈。則天地所不違。鬼神將來舍。而況於邇乎。苟以暴武。則九族所離心。六親所側目。而況於遠乎。是故德者。兆庶之所賴也。力者。一夫之所持也。矜一夫之用。故不可得其強。乘兆庶之恩。故不可得其弱。是以紂能索鐵。天下懼之如虎狼。堯不勝衣。天下親之如父母。然虎狼雖使人懼之。豈可言虎狼強於人耶。父母能令子親之。豈可言父母弱於子耶。則強弱之理。固亦明矣。是以古之明君。道濟天下。知衆心不可以力制。大名不可以暴成。故盛德以自修。柔仁以御下。用能不言而信洽。垂拱以化行。將乃八極歸成。四方重譯。豈徒一邦從服百姓與能而已哉。嗟乎。古之暴君。驕酷天下。捨德而任力。忘己而責人。壯可行時。不能自制其嗜慾。材堪舉鼎。不足自全其性靈。至令社稷爲墟。宗廟無主。永爲後代所笑。豈獨當時之弱乎。悲夫。老氏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其是之謂乎。

損益第三

夫萬姓所賴。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資乎萬姓。則萬姓爲天下之足。一人爲天下之首也。然則萬姓衆矣。不能免塗炭之禍。一人尊矣。不能逃放戮之辱。豈失之於足。實在於元首也。夫以水動萍移。風行草偃。處唐虞之代。則比屋可封。居桀紂之朝。則比屋可戮。夫天下者。豈賢於彼而愚於此。易於上而難於下哉。蓋人君有所損益也。然則益莫大於主儉。損莫大於君奢。奢儉之間。乃損益之本也。且夫日月者。天下之至明

也。然猶有不及之處。爾其儉主之理。則天下無爲。天下無爲。則萬姓受其賜。其於日月亦已大矣。豺狼者。天下之至害也。然猶有不傷之所。爾其奢君之理。則天下多事。天下多事。則萬姓受其毒。其於豺狼亦已甚矣。是故古先聖君務修儉德。土堦茅宇。綈衣麤裘。捨難得之貨。掊無用之器。薄賦斂。省徭役。損一人之愛好。益萬人之性命。故得天下歡娛。各悅其生矣。古先暴主。志在奢淫。瑤臺象牀。錦衣玉食。購難得之貨。斲無用之器。厚賦斂。煩徭役。益一人之愛好。損萬人之性命。故使天下困窮。不畏其死矣。夫死且不畏。豈可畏其亂乎。生且是悅。豈不悅其安乎。故人安者。天子所以得其安也。人亂者。天子所以罹其亂也。人主欲其已安。而不念其人安。恐其人亂。而不思其已亂。此不可謂其智也。且夫剖腹昭口。不足謂其美也。溫踵動心。不足謂其勞也。夫心口所以存者。爲其踵腹也。因之日剖。豈異口之剖耶。踵之日溫。豈異心之溫耶。故人主所以稱至尊者。徒以有其人也。人且其益。則君孰與其損哉。人且其損。則君孰與其益哉。是故損己以益物者。物既益矣。而物亦益之。堯舜所以成其上聖。克保耆頤之壽也。益己以損物者。物既損矣。而物亦損之。癸辛所以陷其下愚。自取誅逐之敗也。是則彼之自損者。豈非自益之道歟。此之自益者。豈非自損之道歟。損益之途。固亦明矣。嗟夫性命者。至重之理也。愛好者。不急之事也。今我捨一身之不急。濟萬姓之至重。不言所利。廣遂生成。永居南嶽之安。常有北辰之政。則普天率土。孰爲我損乎。夫以嗜慾無厭。貪求莫止。士饑糟糠。犬馬餘其粟肉。人衣皮毛。土木榮其錦繡。崇虛喪實。捨利取危。枳棘生於梗途。鯨鯢遊於沸海。則九州四域。孰爲益乎。故老氏曰。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其是之謂歟。

敬慢第四

遂古之代。人心混沌、不殊於草木。取類於羽毛。後代聖人。乃道之以禮樂。教之以仁義。然後君臣貴賤之制。坦然有章矣。然則禮之所先。莫大乎敬。禮之所弊。莫甚於慢。故以敬事天。則神降。以敬理國。則人和。以慢事天。則神欺。以慢理國。則人殆。下之不敬。則不足以奉君。上之不敬。則不足以御臣。是以地中有山。大易發謙尊之旨。海下於水。老氏著谷王之喻。相鼠有體。風詩刺其失儀。飛鳥能言。古人記其無禮。則敬慢之間。美惡殊致。是故明主之於天下也。設壇授將。側席求賢。負束帛於丘園。降安車於巡巷。故得眞龍就位。振鷺來庭。天下樂之。願從其化也。昧主之於天下也。披裳接士。露髮朝人。視賢良若草芥。比黎庶爲豕畜。是以白駒投谷。飛鴻逝雲。天下惡之。願逃其恥也。然夫敬人者。不必自賤。蓋欲用其人也。慢人者。不必增貴。適足怨其人也。何以言之。昔文侯式干木之閭。昭王築郭隗之館。故得羣才必至。駿足攸歸。何則。以敬之所致也。齊桓有葵丘之驕。漢祖輕過趙之罵。故有諸侯不附。大臣構逆。何則。以慢之所致也。然夫向之所敬者。豈徒敬人而已哉。蓋以自敬也。向之所慢者。豈徒慢人而已哉。蓋以自慢也。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慢一人則千萬人怨。皆欲知好人之敬。而不知行其所以敬。皆欲知惡人之慢。而不知去其所以慢。此猶南望以求燕。北行以適越。誠有不可得也。且夫人主者。天下之表也。行書國策。言記史官。有一善。若慶雲之浮輝。天下之所欣賀。有一惡。若朝日之帶蝕。天下之所傷嗟。不可類於匹夫。不愼其敬慢也。故人問田子方曰。富貴者驕人。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

行不合道。言不合義。則去之楚越。若脫弊屣。奈何同之。是以虎豹墜谷。頓爲虀粉。螻蟻隨風。無傷絲髮。輕重之理不同年而語也。故周公文王之子。握吐爲勞。馭者晏嬰之僕。驕矜自若。豈非君子小人之道。敬慢殊途者乎。夫尺蠖求伸。亦因其屈。鷙鳥將擊。必先以卑。以貴下賤。大得人也。故老氏曰。後其身而身先。其是之謂歟。

厚薄第五

夫大德曰生。至貴唯命。故兩臂重於四海。萬物少於一身。雖稟精神於天地。託質氣於父母。然亦因於所養。以遂其天理也。且夫松柏者。有凌雲之操也。若壅之以糞壤。沃之以鹹流。則不及崇朝。已見其憔悴矣。冰雪者。無逾時之堅也。若藏之於陰井。庇之於幽峰。則苟涉盛夏。未聞其消解也。夫松柏之性。非不貞矣。終以速朽。冰雪之性。非不液矣。竟以遐延。此二者豈天使之然哉。果以養之所致也。況夫人者。異乎松栢之永矣。養之失其所。則安可以不朽乎。豈徒冰雪之倏忽也。養之得其道。則安可以不延乎。故壽之有長短。由養之有厚薄也。悲夫。飲食男女者。人之大欲存焉。人皆莫不欲其自厚。而不知其厚所以薄也。人皆莫不惡其爲薄。而不知薄之所以厚也。何以言之。昔信陵孝惠。爲縱長夜之娛。淫酒色之樂。極情肆志。此非不自厚也。然卒逢夭折之痛。自殞於泉壠之下。是則爲薄亦已甚矣。老氏彭公。修延年之方。遵火食之禁。拘魂制魄。此非不自薄矣。然克保長久之壽。自致於雲霄之上。是則爲厚。亦已大矣。夫外物者。養生之具也。苟以養過其度。則亦爲喪生之源也。是故火之所宜者膏也。木之所宜者水也。今以江湖之水。淸其

尺蘖．斛庾之實．沃其星燭．則必見壞滅也．故性命之分．誠有限也．嗜慾之心．固無窮也．以有限之性命．逐無窮之嗜慾．亦安可不困苦哉．是以易存飲食之節．禮誡男女之際．蓋有由矣．且夫居九五之尊．此天下之至貴也．有億兆之衆．此天下之至富也．苟以養生之不存．則五臟四支．猶非我有．而況身形之外．安可有乎．夫美玉投蛙．明珠彈雀．捨所貴而求所賤．人卽以爲惑矣．今以至尊性命之重．而自輕於嗜慾之下．豈得爲不惑乎．是故土能濁河．而不能濁海．風能拔木．而不能拔山．嗜慾者．適足以亂小人．不足以動君子．故魯仲尼渴而遇盜泉之水．義而不飲．鄭子公則染指以求羹．柳下惠與女子同寢．終不爲亂．宋華父則危身以竊色．周公遺酒誥之旨．殷紂沉湎而致亡．婕妤辭同輦之嫌．姜氏遯淫而無恥．豈非貞濫有異．厚薄不同者與．夫神大用則竭．形大用則勞．神形俱困而求長生者．未之聞也．爲人主者．誠能內寶神氣．外損嗜慾．念馳騁之誡．宗頤養之言．永保神仙之壽．常爲聖明之主．豈不休哉．故老氏曰外其身而身存．其是之謂乎．

兩同書卷之下

理亂第六

夫家國之理亂。在乎文武之道也。昔者聖人之造書契以通隱情。剡弓矢以威不伏。二者古今之所存焉。然則文以致理。武以定亂。文雖致理。不必止其亂。武雖定亂。不必適其理。故防亂在乎用武。勸理在乎用文。若手足之遞使。舟車之更載也。是以漢祖矜功。陸賈諭以為學。魯公赴會。仲尼請其設備。蓋有由也。然夫文者道之以德。德在乎內誠。不在乎誇飾者也。武者示之以威。威在乎自全。不在乎強名也。苟以強名。則吳雖多利兵。適足彰其敗也。苟以誇飾。則魯雖盡儒服。不足救其弱也。是故始皇築長城。修戰伐。勞役不休。人不堪命。遂使陳涉之流。坐乘其弊。禍起於強名也。王莽構靈臺。興禮樂。賦歛無度。人不聊生。遂使聖公之徒。行收其利。敗始於虛飾也。故始皇用武於天下也。若陶者之埏器。雖務欲求其大。而不知薄者之所以反脆也。王莽用文於天下也。若匠者之斲材。雖志在矜其妙。而不知細者之所以速折也。二者皆以理之終以為亂也。此未得其大體也。且夫文者示人有章。必存乎簡易。簡易則易從。將有恥且格。武者示人有備。必在乎恬淡。恬淡則自守。恆以逸而待勞。恆以逸而待勞。則攻戰無不利。有恥且格。則教化無不行。化行而衆和。戰利而寇息。然後澄之以無事。濡之以至仁。此聖主所以得其理也。然二子不求之於內。而索之於外。不撫之以性。而縱之以情。煩文以黷下。暴武以困衆。此不可得意於天下也。雖然。猶有其

弊。何者。昔伯益鑿井。燧人鑽木。水火之利。于今賴之。然智伯因之以灌趙城。董卓因之以焚漢室。是乃爲害。亦已甚矣。然則文武者。理國之利器也。而盜竊者。亦何嘗不以文武之道亂天下乎。故章邯以軍旅而亟分秦地。田常以仁義而篡齊國。則有理不能無其亂。唯人主之所制也。是故牧馬者。先去其害。驅羊者。亟鞭其後。後之不鞭。羊之所失也。害之不去。馬之所亡也。魯不能去三家之害。國之所叛也。晉不能鞭六卿之後。地之所分也。苟亦不能則雖有簡易之文。恬淡之武。適足助其亂也。安可得其理乎。故聖人不得。文武之道不理。賊臣不得。文武之道不亂。非文武有去就之私。蓋人主失其柄也。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其是之謂乎。

得失第七

夫騊駼騁遠。必以四足之力。鷙鷟翔遐。莫非六翮之用也。是以聖人撫運。明主乘時。亦以杞梓之材。而爲股肱之任。然則地有山川。其險可見。天有冬夏。其時可知。至於凡人之心。杳然無所。素王以之不測。帝堯猶以爲難。將欲用之。不無得失也。何以言之。夫君者舟也。臣者水也。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臣能輔君。亦能危君。是以三傑用而漢興。六卿強而晉滅。陶朱在而越霸。田氏盛而齊亡。雖任事同。而成敗尤異也。夫人者姦宄無端。眞僞匪一。或貌恭而心慢。或言親而行違。或賤廉而貴貪。或貧貞而富黷。或慾大以求變。或位高而自疑。或見利而忘恩。或逃刑而搆隙。此則蓍筮不足決。鬼神不能定。且利器者至重也。人心者難知也。以至重之利器。假難知之人心。未明眞僞之情。徒信毀譽之口。有霍光之才者。亦以得矣。有王莽之

行者。亦以失矣。是故考之於宗親。則管叔周公不無忠僻。驗之於戚屬。則竇嬰呂祿不無正邪。推之於功臣。則王陵黥布不無逆順。論之於故友。則樊噲盧綰不無去留。取以刀筆之能。則若張湯之欺誑。資以頰舌之用。則若主父偃之倒行。若智策有餘。則陳平不可獨任。若英謀出衆。則韓信慮其難制。夫天下之至大也。無其人則不可獨守。有其人則又恐爲亂。亦何不取其才而不制其亂也。且夫毛髮植於頭也。日以櫛之。爪甲冠於指也。月以鑷之。爪之不鑷。長則不便於使也。髮之不櫛。久則彌成於亂也。夫爪甲毛髮者。近在己躬。本無情識。苟不以理。猶爲之難。況於臣下非同體之物。人心有易遷之慮。委之以臧否。隨之以是非。蓋不可以容易也。是故逐長路者。必在於駿馬之力。理天下者。必求於賢臣之用。然駿馬苟馴由不可以無轡也。賢臣雖任。終不可以失權也。故夫御馬者。其轡煩則其馬蹀而不進。其轡縱則其馬驕而好逸。使夫縱不至逸煩而每進者。唯造父之所能也。夫御臣者。其權峻。則其臣懼而不安。其權寬。則其臣慢而好亂。使夫寬而不至亂。峻而能安者。唯聖人之所明也。恐馬之多逸。捨馬而徒行。則長路不可濟也。懼臣之爲亂。捨臣而獨任。則天下莫能理也。知馬之可乘而不執其轡。則不能禁其逸也。知臣之可用而不親其權。則不能止其亂也。是故項羽不用范增。是捨馬而徒行。漢帝雖有曹操。是乘馬而無轡。苟欲不敗其可得乎。故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於人。其是之謂歟。

眞僞第八

夫主上不能獨化也。必賚賢輔。物心不爲易治也。方俟甄議。使夫小人退野。君子居朝。然後可爲得矣。然

則善惡相生。是非交蹂。形彰而影附。脣竭而齒寒。苟有其眞。不能無其僞也。是以歷代帝王。統御家國。莫不側身馳心以悲英乂。及所封授。則猶是愚小。莫不攘臂切齒以疾奸佞。及所誅逐。則謬加賢良。此有識者之所嗟痛也。夫山雞無靈。買之者謂之鳳。野麟嘉瑞。傷之者謂之麏。然麟鳳有圖。麏雞無識。猶復以眞爲僞。以僞爲眞。況忠逆之情。靜躁之性。愚靖者類直。智狂者類賢。潔己者不能同人。犯顏者短於忤主。情狀無形象可見。心慮非視聽所知。欲使銀鉛不雜。淄澠殊味。其有得者。亦萬代之一遇也。是以吳用宰嚭。致戮于子胥。魯退仲尼。委政於季氏。秦誅白起以舉應侯。趙信郭開而殺李牧。卞和獻玉。反遇楚刑。北郭吹竽。濫食齊祿。若斯之類。實繁有徒。然則所是不必眞。所非不必僞也。故眞僞之際。有數術焉。不可不察也。何者。夫衆之所譽者。不可必謂其善也。衆之所毀者。不可必謂其惡也。我之所親者。不可必謂其賢也。我之所疎者。不可必謂其鄙也。何以明言。昔堯理洪水。伯鯀爲衆所舉。而洪水莫除。魏伐中山。樂羊爲衆所慢。而中山卒拔。鄧通延夢於漢主。而非傅說之才。屈原見逐於楚王。而無共工之罪。此則衆議不必是。獨見未爲得也。是故明主疇咨在位。詳省己慮。先難而後易。考著以究徵。使夫登用者不愧其賞。有罪者不逃其責。然後可爲當矣。然則良馬驗之於馳驟。則駑駿可分。不藉孫陽之舉也。柔刃徵之於斷割。則利鈍可見。不勞風胡之談也。苟有難知之人。試之以任事。則眞僞自辨。以塞天下之訟也。故先王之用人也。遠使之而觀其忠節。近使之而察其敬勤。令之以謀。可識其智慮。煩之以務。足見其材能。雜之以居。視以貞濫。委之以利。詳以貪廉。困窮要之以仁。危難思之以信。尋其行而探其性。聽其辭而別其情。盡呂尚之

八徵。驗皋陶之九德。然後素絲皆染。白璧投泥而不渝。黄葉並凋。青松凌霜而獨秀。則僞者去而眞者得矣。故孔子曰。衆善者必察焉。衆惡者必察焉。其是之謂乎。

同異第九

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虎異谷風。虎嘯而谷風起。蛇非山霧。蛇踊而山霧興。理所同耳。夫異類殊羣。異情同行。雖蛤因雀化。而蛤不與雀游。鴽自鼠爲而鴽不與鼠匹。理所異耳。然父子兄弟非不親矣。其心未必同。君臣朋友非不疎矣。其心未必異。故瞽叟愚而重華聖。盜蹠貪而柳下廉。劉季困而紀信焚。伯桃餓而角哀死。亦猶烟灰同出。飛沈自分。膠漆異生。而堅固相守也。然則情性不等。同異難排。大易雖云同人於門。三爻復云伏戎於莽。此則於同不能無異也。故有面同而心不同者。有外異而內不異者。有始同而終異者。有初異而末同者。有彼不同我而我與之同者。有彼不異我而我與之異者。何以明之。昔者陳平面向呂后而心歸劉氏。程嬰外逆孫臼而內存趙孤。張耳陳餘始則刎頸之交。終搆參商之隙。夷吾小白初有射鉤之怨。末爲魚水之歡。田氏懷詐義於齊君。齊君彌信。亞父盡至忠於項羽。項羽益疑。是則同異之心。不可以一二而測也。是故明者徐觀而審聽。高居而遠望也。隨時之宜。唯變所適。因其可同而與之同矣。因其可異而與之異矣。故衞青賢耳。漢武委之以軍旅。由余虜耳。秦穆授之以國政。夫以衞青由余。敵於秦漢。非不疎矣。猶知可同而同之。況於父子兄弟之親。而有可同者乎。且管叔兄耳。姬旦誅之以極刑。石厚子矣。石碏死之以大義也。夫以管叔石厚。比於旦碏。非不親矣。猶知可異而異之。況乎君臣朋友

之疎而有可異者乎。故能同異者爲福。不能同異者爲禍。虞舜能同八元。能異四罪。永垂聖哲之名。殷紂不同三仁。不異二臣。故取敗亡之辱。是則同異之際。不可失其微妙也。故孔子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是之謂歟。

愛憎第十

夫日之明也。無幽不燭。蓋之以重雲。則光輝莫覩。水之鑑也。有來而斯應。混之以糁土。則影象俱滅。夫以水日之明鑑。失其常然者。豈不以雲土之異。移其性乎。是則人有神智之察。非不靈矣。徒以內存愛尚之情。外挾憎忿之事。則是非得失。不能不惑焉。何以明之。昔重華孝矣。瞽叟病之。親行不義。寤生賢矣。武姜惡之。自搆其亂。鶴乃賤矣。衞君重之。載以華軒。馬則微矣。楚王好之。衣以文繡。夫以骨肉相親。固無間矣。而猶憎之。禽獸類別。誠有分矣。而猶愛之。況乎明君信臣。不如父母之信子耶。士媚於主。巧於鶴馬之媚人。而無愛憎之迷者。蓋亦寡矣。是故汲黯袁盎。以忠諫而屢出。籍孺韓嫣。以佞倖而益重。孫通諛言而受賞。賈誼切直而見疎。甚矣哉。愛憎之惑人也如此。若夫忠臣之事君也。面諍君之惡。方欲成君之美。而君反以爲憎己也。佞人之事主也。面諛主之善。方反長主之過。而主反以爲愛己也。殊不知開惡而遏善。永爲有道之君。悅善而忘惡。長爲不義之主。是則致君於有道者。豈得不爲大愛乎。陷主於不義者。豈得不爲大憎乎。而主不原忠諂之情。輕肆向背之志。以爲愛己者己亦愛之。則寵光加於三族。以爲憎己者己亦憎之。則夷滅被於五宗。遂使剖心刎頸之誠。棄而莫用。舐痔吮癰之類。擢以殊級。且夫賞以勸善。名以

爵賢。使天下不肖者有名。無功者受賞。則何以勸天下乎。法以禁非。刑以懲惡。使夫懷忠者坐法。行直者遇刑。則何以禁天下乎。是以漢惜雍齒。張良以爲可封。隋寵少師。伯比以爲可伐。何則。有功者害。適爲不祥。無德是親。自【下闕】

讒書

羅隱著
吴鼒校

中華書局

此據拜經樓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羅昭諫讒書題辭

余少讀羅公昭諫嚴陵釣臺遺刻。蓋所著讒書之一者。氣節凜然。煒煒方册。間每以未睹全書爲恨。近客徽學。會公之遠孫雲叔來爲學正。因得拜觀讒書及所賦詩。大抵忿勢嫉邪。舒泄胸中不平之蘊焉耳。公晚唐節士。□抱負卓犖。遭時不偶。受知吳越錢氏。幙辟。歷仕給事中、諫議大夫。首勸調師勤王。問罪朱溫。雖錢不見聽。而依中國以自固。遇眞主。納款歸疆。終其身及其子若孫。無僭竊之志。往往皆出公平日講明之素也。唐宋僭僞紛起。立其朝者。安食厚祿。充然無赧容。如公沉淪下僚。氣節弗渝者。幾何人。吁。士以氣節爲重。而文辭特其餘事。在昔儉邪輩。豈無絺章繢句。取媚一時。而泯泯莫聞。公氣節可敬可慕。凡片言隻字。皆足以傳世。况其著書垂訓者乎。新城楊介君傳嘗梓行。久而失其板。雲叔不忍廢墜。割俸重刊。亦可謂克承先志矣。讀者當知公之氣節盡在是書。而不可徒以其文辭例視之也。大德六年仲秋後五日前進士東嘉黃眞輔德弼父書。

吳越備史本傳

羅隱。字昭諫。新登縣人也。祖知微。福唐縣令。父脩古。應開元禮。隱本名橫。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初從事湖南。歷淮潤。皆不得意。乃歸新登。及來謁王。懼不見納。遂以所爲夏口詩標于卷末。云一個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之句。王覽之大笑。因加殊遇。復命簡書辟之。曰仲宣遠託劉荊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爲魯司寇。只爲故鄉。隱曰。是不可去矣。王初授鎭海節度時。命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成以示隱。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于賄賂。此表入。執政豈無意於要求耶。乃請更之。其略曰。天寒而麏鹿常游。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此羅隱詞也。及爲賀昭宗更名表曰。左則虞舜之全文。右則姬昌之半字。當時京師稱爲第一。隱性不喜軍旅。唯與丞相杜建徽善。王初成西府。命賓僚巡覽。顧謂左右曰。百步一敵樓。足以言金湯之固。隱徐曰。敵樓不若內向。及徐許之亂。人皆以爲先見。一日隱寢疾。王親臨撫問。因題其壁云。黃河信有澄清日。後代應難繼此才。隱起而續末句云。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章句動風雷。隱由是以紅紗罩覆其上。其後果無文嗣。隱累官錢唐縣令。尋授鎭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鹽鐵發運副使。授著作上郎。司勳郎中。歷諫議大夫、給事中、賜金紫。卒年七十七歲。所著江南甲乙集、淮海寓言、及讒書、後集。並行於世。初新登羅江常有二氣亘於江上。晝夜不滅。及隱洎丞相杜建徽生。二氣不復見。議者以爲文武秀氣焉。

讒書

讒書者何。江東羅生所著之書也。生少時自道有言語。及來京師七年。寒餓相接。殆不似尋常人。丁亥年春正月。取其所為書詆之曰。他人用是以為榮。而予用是以辱。他人用是以富貴。而予用是以困窮。苟如是。予之書乃自讒耳。目曰讒書。卷軸無多少。編次無前後。有可以讒者則讒之。亦多言之一派也。而今而後。有誚予以譁自矜者。則對曰。不能學揚子雲寂寞以誑人。

跋

羅昭諫讒書五卷。著錄於郡齋讀書志。至直齋書錄解題。已云求之未獲。永樂大典中。有隨齋批注曰。讒書近刻於新城縣。今方萬里跋所謂淳熙二年乙未知新城楊思濟集敍。殆卽指此。辛亥秋日。從姚子英三假其舊藏寫本第五卷及原跋讀之。內惟與招討宋將軍書、說石烈士、拾甲子年事、請追癸巳日詔疏四首。載入姚叔祥所刊羅江東集。餘皆近代所罕傳。雖殘編斷簡。亦希世之珍也。因亟錄之。聞吳興書估言。吳門藏書家見有全帙。倘願宛轉借鈔。未知能逮斯志否。至命名之故。大約不離乎憂讒畏譏。同時沈顏有聱書。意亦猶是也。癸丑寒食日。松陵楊復吉識。

羅昭諫讒書跋

宋子京唐書無羅隱姓名。歐陽永叔五代史記吳越世家。始書錢鏐以沈崧、皮光業、林鼎、羅隱爲賓客。在唐昭宗景福元年壬子之前。去天祐四年丁卯唐亾十六年耳。唐懿宗即位咸通元年庚辰。隱在京師舉進士。留七載而不第。咸通八年丁亥。著讒書。唐僖宗光啓二年丙午。錢鏐知杭州。丁未拜杭州刺史。今方輿勝覽取杭州圖志書隱唐光啓間爲錢唐令。辟掌書記。爲給事中。遷發運使。即皆錢氏之除擢也。而歐陽公稱爲錢鏐賓客何耶。自咸通改元。至景福改元。歷懿、僖、昭三十三年。隱之本末可攷者如此。所爲讒書。乃憤悶不平之言。不遇於當世。而無所以泄其怒之所作。詳見淳熙二年乙未知新城縣楊思濟集敍。裔孫應龍見佐學徽州。將劉倅重刊是書。俾識其本末。大德六年壬寅六月十九日辛巳。紫陽山人方回。

隆慶二年二月中旬。借顧從化元板本鈔。第二卷內闕二葉。鈔完。因以吳越備史列傳書卷首。錢穀記。

隆慶四年七月初一日。從錢叔寶借鈔。

案。枚庵鈔本錄此跋。今仍之。其所云從錢叔寶借鈔。未知誰氏。蕘翁

枚庵所鈔。云鈔自王西莊光祿家。光祿僑吳之麗家衕。今已下世。其所藏亦稍稍散出。可慨也。

蕘翁又記。

海寧吳君槎客。因吳江楊進士慧樓有言。聞吳興書賈云。吳門藏書家見有全帙。倘願宛轉借鈔。故託其同邑陳仲魚向余借鈔。其實余無此書。遂謝之。此乙丑春事也。後余從書肆果得吳枚庵鈔本。有前四卷。可補吳槎客本。急寓書仲魚。取槎客原本五卷相質證。實較吳枚庵多所裨益。而前四卷復賴余所得枚庵鈔本足之。爰倩鈔胥鈔此以寄。他日可語慧樓。俾遂宛轉借鈔之願云。

嘉慶丙寅。　蕘翁識於百宋一廛。

重刻讒書跋

歲丙寅秋。黃蕘圃主事以讒書五卷全本屬仲魚孝廉見寄。予喜踰意外。亟手自校錄。刊入愚谷叢書。攷直齋書錄解題。但載羅江東甲乙集、後集、湘南集。而云隱又有淮海寓言、讒書。求之未獲。隨齋批注讒書刊于新城縣。殆卽方回跋所謂知新城縣楊思濟淳熙二年所刊。而大德六年隱裔孫應龍重刊本亦不可復見。故近世儲藏家都罕著錄。苟微蕘圃之好古敏求。安得使人復覩其全耶。蕘圃跋云。此本乃吳枚菴從王西莊光祿傳鈔。案枚菴名翌鳳。本休寧商山人。與予同宗。徙家于吳。遂占籍爲郡諸生。家素貧。博學而嗜古。吳故多藏書家。聞有善本。輒宛轉撝借。往往手自校錄。丹黃甲乙。字必精楷。與予交尤莫逆。得佳帙。多互相傳鈔。猶憶乾隆丁未暮春。予與枚菴同訪慧棲進士于松陵。茗話之頃。適西莊光祿亦至。相與留連款洽。極一時文酒之樂。夜漏數十刻。始各散去。度爾時二君已皆有是書。而彼此無談及之者。未幾。枚菴卽挈家入楚。而光祿亦謝世。二家書籍。旋皆放失。不意時越二十餘載。復有蕘圃仲魚二君。爲之展轉作合於星離雲散之餘。一何奇也。豈江東生故爲此變幻以自衒其讒乎。抑書之顯晦固自有時乎。殺青既竟。爰述顛末。用復慧樓。且以告後之讀讒書者。嘉慶丁卯上巳日海寧吳騫識。

讒書卷第一

五代羅　隱著　　清吳　騫校

風雨對

風雨雪霜。天地之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雪霜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禱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爲鬼神所有也、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周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苟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應不至。則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而風雨雪霜爲牛羊之本矣。復何歲時爲。復何人民爲。是以大道不旁出。大政不聞下。權其弄也。權其偸也。夫欲何言。

蒙叟遺意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爲山岳。以腸胃爲江河。一旦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鐵於山岳。滓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之。且將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必不起也。嗚呼。混沌則不起矣。而人力殫焉。

三帝所長

堯之時。民樸不可語。故堯捨其子而教之。澤未周而堯落。舜嗣堯理。跡堯以化之。澤既周而南狩。丹與均果位於民間。是化存於外者也。夏后氏得帝位。而百姓已偸。遂教其子。是由內而及外者也。然化於外者。

以土階之卑。茅茨之淺。而聲響相接焉。化於內者。有宮室焉。溝洫焉。而威則日嚴矣。是以土階之際萬民親。宮室之後萬民畏。

秋蟲賦 有序

秋蟲、蜘蛛也。致身網羅間。實腹亦網羅間。愚感其理有得喪。因以言賦之曰。

物之小兮迎網而斃。物之大兮兼網而逝。而網也者。繩其小而不繩其大。吾不知爾身之危兮腹之餒兮。吁。

解武丁夢

商之道削也。武丁嗣之。且懼祖宗所傳圮壞於我。祈於人則無以焉質。禱於家則不知天之歷數厥有左右。民心不歸。然後念胥靡之可升。且欲致於非常而出於不測也。乃用假夢徵象。以活商命。嗚呼。歷數將去也。人心將解也。說復安能維之者哉。武丁以下民之畏天命也。故設權以復之。唯聖能神。何夢之有。

救夏商二帝

夏之癸。商之辛。雖童子婦人皆知其爲理矣。然不知皆當其時則受其弊。居其後則賴其名。夫能極善惡之名。皆教化之一端也。善者俾人慕之。惡者俾人懼之。慕之者必俟其力有餘。懼之者雖寢食不忘之也。癸與辛、所謂死其身以宄過者也。極其名以橫惡者也。故千載之後。百王有聞其名者。必縮項掩耳。聞堯舜者。必氣躍心跳。慕之名與懼之名顯然矣。而慕之者未必能及。懼之者庶幾至焉。是故堯舜以仁聖法

天。而桀紂以殘暴爲助。

題神羊圖

堯之庭有神羊。以觸不正者。後人圖形像。必使頭角怪異。以表神聖物。噫。堯之羊亦由今之羊也。但以上世淳朴未去。故雖人與獸皆得相指令。及淳朴消壞。則羊有貪狠性。人有封割心。有貪狠性。則崇軒大厦不能駐其足矣。有封割心。則雖邪與佞不敢舉其角矣。是以堯之羊亦由今之羊也。貪狠搖其至性。刀几制其初心。故不能觸阿諛矣。

伊尹有言

唐虞氏以傳授得天下。而猶用和仲稷卨。以醞釀風俗。堙洪水。服四罪。然後垂衣裳而已。百姓飲食而已。亦時之未漓。非天獨生唐虞之能理也。及商湯氏以鳴條誓。放桀於南巢。揖遜既異。渾朴亦壞。伊尹放太甲。立太甲。則臣下有權。始於是矣。而曰恥君之不及堯舜。嗚呼。商湯氏之取。非唐虞氏之取也。商湯氏之時。非唐虞氏之時也。商湯氏之百姓。非唐虞氏之百姓也。商湯氏之臣。非唐虞氏之和仲稷卨也。伊尹不恥其身不及和仲稷卨。而恥君之不見堯舜。在致君之誠則極矣。而勵己之事何如耳。惜哉。

後雪賦

鄒生閱相如之詞。呀然解頤曰。善則善矣。猶有所遺。梁王屬酒盈卮。惟生少思。苟有獨見。吾當考之。生曰。若夫瑩淨之姿。輕明之質。風雅交證。方圓間出。臣萬分之中。無相如之言。所見者。藩溷槍吹。腐敗掀空。雪

不斂片。飄飄在中。汚穢所宗。馬牛所避。下下高高。雪爲之積。至若漲鹽池之水。屹銅山之巔。觸類而生。不可殫言。臣所以惡其不擇地而下。然後浼潔白之性焉。梁王詠歎斯久。撤去樽酒。相如竦然。再拜稽首若臣所爲。適彰孤陋。敬服斯文。請事良友。

敍二狂生

禰正平、阮嗣宗、生於漢晉間。其爲當時禮法家惋者多矣。然二子豈天使爲之哉。夫漢之衰也。君若客旅。臣若豹虎。晉之弊也。風流蘊藉。雍容閑暇。苟二子氣下於物。則謂之非才。氣高於人。則謂之陵我。是人難事也。張口掉舌。則謂之訕謗。俛首避事。則謂之詭隨。是時難事也。夫如是。則漢之祚纖於外。晉之祚縮於中。故天心降變以應之。二子應天變者也。或號呺焉。或慟哭焉。斯甚於風雨雪霜已。故泣軍門者。謂遑遑而無主。歎廣武者。思沛上之英雄。

吳宮遺事

越心未平。而夫差有憂色。一旦。復築臺於姑蘇之左。俾參政事者。以聽百姓之疾苦焉。以察四方之兵革焉。一之日。視之以伍員。未三四級。且奏曰。王之民飢矣。王之兵疲矣。王之國危矣。夫差不悅。俾嚭以代焉畢九層而不奏。且倡曰。四國畏王。百姓歌王。彼員者欺王。員曰。彼徒欲其身之亟高。固不暇爲王之視也。亦不爲百姓謀也。豈臣之欺乎。王賜員死。而嚭用事。明年。越入吳。

有覆於下者如天。載於上者如地。而百姓不之知。有恩信及一物。教化及一夫。民則歸之。其猶旱歲與豐年也。豐年之民。不知甘雨柔風之力。不知生育長養之仁。而曰、我耕作以時。倉廩以實。旱歲之民。則野枯苗縮。然後決川以灌之。是一川之仁深於四時也、明矣。所以鄭國哭子產三月。而魯人不敬仲尼。

讒書卷第二

丹商非不肖

理天下者。必曰陶唐氏。必曰有虞氏。嗣天下者。必曰無若丹朱。無若商均。是唐虞爲聖君。丹商爲不肖矣。天下知丹商之不肖。而不知丹商之爲不肖不在於丹商也。不知陶虞用丹商於不肖也。夫陶唐之理。大無不周。幽無不照。遠無不被。苟不能肖其子。而天下可以肖乎。自家而國者。又如是乎。蓋陶唐欲推大器於公共。故先以不肖之名廢之。然後俾家不自我而家。而子不自我而子。不在丹商之肖與不肖矣。不欲丹商之蒙不肖之名於後也。其肖也。我既廢之矣。其不肖也。不凌逼於人。是陶虞之心示後代以公共。仲尼不泄其旨者。將以正陶虞之教耳。而猶湯放桀、武王伐紂焉。

英雄之言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冠屨焉。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遜之心。正廉之節。不常其性耳。視玉帛而取之者。則曰牽於寒餓。視家國而取之者。則曰救彼塗炭。牽我寒餓者。無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爲心。而西劉則曰。居宜如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意彼未必無退遜之心。正廉之節。蓋以視其靡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爲英雄者猶若是。況常人乎。是以峻宇逸遊不爲人所窺者鮮也。

聖人理亂

周公之生也。天下理。仲尼之生也。天下亂。周公聖人也。仲尼亦聖人也。豈聖人出天下有濟不濟者乎。夫周公席文武之教。居叔父之尊。而天又以聖人之道屬之。是位勝其道。天下不得不理也。仲尼之生也。源流梗絕。周室衰替。而天以聖人之道屬於旅人。是位不勝其道。天下不得不亂也。位勝其道者。以之尊。以之顯。以之躋康莊。以之致富壽。位不勝其道者。泣焉歎焉。圍焉厄焉。天所以達周公於理也。故相之於前。窮仲尼於亂也。故廟之於後。

莊周氏弟子

莊周氏以其術大於楚魯之間。聞者皆樂以從之。而未有以嘗之。一日。無將特舉其族以學焉。及其門。而周戒之曰。視物如傷者謂之仁。極時而行者謂之義。尊上愛下者謂之禮。識機之變者謂之智。風雨不渝者謂之信。苟去是五者。則吾之堂可躋。室可窺矣。無將跪而受其教。一年二年。而仁義喪。三年四年。而禮智薄。五年六年。而五常盡。七年。其骨肉雖土木之不如也。周曰。吾術盡于是。無將以化其族。其族聚而謀曰。吾族儒也。魯人以儒爲宗。今周之教。捨五常以成其名。棄骨肉而崇其術。苟吾復從之。殆絕人倫之法矣。於是去無將而歸魯。魯人聞者亦得以寢其志。故周之著書。擯斥儒學。而儒者亦不願爲其弟子焉。

雜說

珪璧之與瓦礫。其爲等差。不俟言而知之矣。然珪璧者。雖絲粟玷纇。人必見之。以其爲有用之累也。爲瓦礫者。雖阜積甃盈。人不疵其質者。知其不能傷無用之性也。是以有用者。絲粟之過得以爲跡。無用者。其

體之惡不以爲非。亦猶鏡之於水。水之於物也。泓然而可以照。鏡之於物。亦照也。二者以無情於外。故委照者不疑其醜好焉。不知水之性也柔而婉。鏡之性也剛而健。柔而婉者。有時而動。故委照者或搖蕩可移。剛而健者非缺裂不能易其明。故委照者亦得保其質。

龍之靈

龍之所以能靈者。水也。涓然而取。霈然而神。天之於萬物。必職於下以成功。而龍之職水也。不取於下。則無以健其用。不神於上。則無以靈其職。苟或涸一川。然後潤下。涸一澤。然後濟物。不惟濡及首尾。利未及施而魚鱉已斃矣。故龍之取也寡。

子高之讓 原本闕．亞凰據唐文粹補．

有挈其大而舉其高以授人者。彼則曰。隘矣哉。挈而舉者曰。以吾所得之廣大。曾不若彼人之心。又安可以施於彼乎。於是退而悸慄。不敢以所得爲有。伯成子高讓禹者。非所以小黃屋之尊也。夫安九州之大。據兆人之上。身得意遂。動適在我。鮮有不以荒怠自放者。子高且欲狹禹之心而謹其取也。故讓之。厥後有卑宮菲食之政。

蘇季子 原闕

惟嶽降神解 原闕

忠孝廉潔 原闕

疑鳳臺。原闕

說天雞 原闕狙氏子已下七十三字。翌鳳據唐文粹補。

狙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雞之性焉。其畜養者。冠距不舉。毛羽不彰。兀然若無飲啄意。洎見敵。則他雞之雄也伺晨。則他雞之先也。故謂之天雞。狙氏死。傳其術於子焉。乃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觜距銛利者不與其棲。無復向時伺晨之儔。見敵之勇。峨冠俯步。飲啄而已。吁。道之壞也有是夫。

維嶽降神解 補遺

幽乎理者神也。顯乎用者人也。苟易其所。則為怪妖。非仲尼之所言也。三百篇亦刪於仲尼。而嶽降申甫不刪者。豈仲尼之前則其事信。仲尼之後則其事妖。苟如是。則夔龍稷禼而下。有相其君輔其主以致理者。皆神降也。人何有哉。是必以國之興也聽於人。亡也聽於神。據詳審文義。人神二字疑譌倒。當申甫時。天下雖理。詩人知周道已亡。故婉其旨以垂文。仲尼不刪者。欲以顯詩人之旨。不爾則子不語怪。出於聖人也。不出於聖人也。未可知。

疑鳳臺 補遺

秦穆公女以吹簫降簫史於臺上。後乘鳳皇而去。名其地曰鳳臺。吁。神仙不可以伎致。鳳鳥不可以意求。伎可致也。則黃帝不當有崆峒之學。意可求也。則仲尼不當有不至之歎。吾知其得志於逋逸閒。而秦諱之不書。遂強鳳以神。強臺以名。然後絕其顧念之心。今江漢間復有史之蹟。是愚婦惡夫淫其所以得矣。

嗚呼。上行而下效。信而有證。故秦之道竟施於妄矣。

予以嘉慶丁卯。重刻羅昭諫讒書五卷。第二卷中。原闕蘇季子、維嶽降神解、忠孝廉潔、疑鳳臺四篇。偏檢羣籍。無從錄補。今年春。大興徐景伯太史、從永樂大典鈔得維嶽降神解疑鳳臺二篇。屬仁和陳扶雅孝廉、趙寬夫茂才、展轉寄至。爲之狂喜。無異珠還而劍合也。爰亟補刊卷末。用公同好。并識嘉惠於勿諼云爾。辛未長夏。蕘再跋。

讒書卷第三

屏賦

惟屏者何。俾蕃侯家。作道陘阸。爲庭齒牙。爾質旣然。爾功奚取。迫若蒙蔽。屹非裨補。主也物敵。賓也如讐。賓主牆面。職爾之由。吳任太宰。國始無人。楚委靳尙。斥逐忠臣。何反道而背德。與枉理而全身。爾之所憑。亦孔之醜。列我門閭。生我奸不。旣內外俱喪。須是非相紊。屏尙如此。人兮何知。在其門兮惡直道。處其位兮無所施。阮何情而泣路。墨何事而悲絲。鱗兮何歎。鳳兮何爲。吾所以悽惋者在斯。

秦始皇意

秦法之於典墳。其酷也甚矣。由天文術數者則不與焉。而易復從而免。噫。術數者、未易知。而秦是以全易者。其有旨哉。夫易肇於羲皇。演於姬昌。申於素王。其爲書則百家九流之先。其造作者則百王之祖。其理則上下天地。出沒鬼神。有春秋焉。有詩書禮樂焉。開闢以來。舉一物而言皆貫之。秦始皇通三聖之妙鍵□故假術以言。亦將欲□聖人之旨乎。以是竄無道而至滅亡者。豈天下欲秦見造化之心乎。嗚呼。言之於三代已前。秦則可以理道。言之於戰國之後。秦則爲我罪人。

婦人之仁

漢祖得天下。而良平之功不少焉。吾觀留侯破家以讐韓。曲逆束身以歸漢。則有爲之用。先見之明。又何

以加焉。史遷則曰。張良若女子。而陳平美好。是皆婦人之仁也。外柔而內狡。氣陰而志忍。非狡與忍。則無以成大名。無他。柔弱之理然也。嗚呼。用其似婦人女子者猶若是。況眞用婦人之言哉。不得不畏。

道不在人

道所以達天下。亦所以窮天下。雖昆蟲草木皆被之矣。故天知道不能自作。然後授之以時。時也者。機也。在天爲四氣。在地爲五行。在人爲寵辱憂懽通阨之數。故窮不可以去道。文王拘也。王於周。道不可以無時。仲尼毀也。垂其教。彼聖人者。豈違道而戾物乎。在乎時與不與耳。是以道爲人困而時奪天功。衞鶴得而乘軒。魯麟失而傷足。

市儺

儺之爲名。著於時令矣。自宮禁至於下俚。皆得以逐災邪而驅疫癘。故都會惡少年。則以是時鳥獸其形容。皮革其面目。丐乞於市肆間。乃有以金帛應之者。吁。是雖假鳥獸以爲名。其固爲人矣。復安有爲人者則不得人之金帛。爲鳥獸者則可以得人之金帛乎。豈以鳥獸無知而假之則不愧也。以人則識廉恥。而取之則愧焉。嗚呼。

君子之位

祿於道。任於位。權也。食於智。爵於用。職也。祿不在道。任不在位。雖聖人不能闡至明。智不得食。用不及爵。雖忠烈不能蹈湯火。先生所以張軒冕之位者。行其道耳。不以爲貴。大舜不得位。則歷山一耕夫耳。不聞

一耕夫能驅四凶而進八元。呂望不得位。則棘津一窮叟耳。不聞一窮叟能取獨夫而王周業。故勇可持虎。虎不至則不如怯力能扛鼎。鼎不見則不如羸嗟。栖栖而死者何人。養浩然之氣者誰氏。

荊巫

楚荊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爲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爲人祈也。羊豬鮮肥。淸酤滿巵。祈疾者得死。祈歲者得饑。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爲人祀。誠必罄乎中。而神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爲人祀。誠不得罄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其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牽於心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尙爾況異於是者乎。

蟋蟀詩

原本有闕文。翌鳳據唐音統籤補全。

頑颸斃芳。吹愁夕長。屑成有動。歌離弔夢。如訴如言。緒引虛寬。周楊伺隙。繁咽夤緣。范睡蟬老。冠蕤緌好。不冠不緌。爾奚以悲。蚊蚋有毒。食人肌肉。蒼蠅多端。黑白偸安。爾也出處。物兮莫累。壞舍啼衰。虛堂泣曙。勿狗喧譁。鼠豈無牙。勿學萋菲。垣亦有耳。危條槁飛。抽恨咿咿。別帳釭冷。柔魂不定。美人在何。夜影流波。爲子佇立。徘徊思多。

三閭大夫意

原出自楚而又仕懷王朝。雖放逐江湖間。未必有腹江湖意。及發憔悴。述離騷。非所以顧望逗留。抑由禮

樂去楚。不得不悲吟歎息。夫禮樂不在朝廷。則在山野。苟有合乎道者。則楚之政未亡。楚之靈未去。原在朝有秉忠履直之過。是上無禮矣。在野有揚波歠醨之歎。是下無禮矣。朝無禮樂。則證諸野。野無禮樂。則楚之政不歸。楚之靈不食。原忠臣也。楚存與存。楚亡與亡。於是乎死。非所怨時也。嗚呼。

畏名

瞭者向瞍者語於暗。其闢是非。正興替。雖君臣父子之間。未嘗以牆壁爲慮。一童子進燭。則瞍者猶舊。而瞭者噤不得呻。豈其人心有異同。蓋牽乎視瞻故也。是以退幽谷則思行道。入朝市則未有不畏人吁。

三叔碑

肉以視物者。猛獸也。竊人之財者。盜也。一夫奮。則獸佚。一犬吠。則盜奔。非其力之不任。惡夫機在後也。當周公攝政時。三叔流謗。故辟之囚之黜之。然後以相孺子。洎召公不悅。則引商之卿佐以告之。（在周書君奭篇。）彼三叔者。固不知公之志矣。而召公豈亦不知乎。苟不知。則三叔可殺。而召公不可殺乎。是周公之心可疑矣。向非三叔。則成王不得爲天子。周公不得爲聖人。愚美夫三叔之機在前也。故碑。

天機

善而福。不善而災。天之道也。用則行。不用則否。人之道也。天道之反。有水旱殘賊之事。人道之反。有詭譎權詐之事。是入者謂之機也。機者。蓋天道人道一變耳。非所以悠久也。苟天無機也。則當善而福。不善而災。又安得飢夷齊而飽盜跖。苟人無機也。則當用則行。不用則否。又何必拜陽貨而刼衛使。是聖人之變

合於其天者，不得已而有也，故曰機．

讒書卷第四

辨害

虎豹之爲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菽粟。蛟蜃之爲害也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釣網。其所全者大而所去者小也。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蠢規矩而進者。全禮義者也。權濟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後禮義在焉。力不能濟於用。苟君臣上下之不正。雖抱空器奚所設施。是以佐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扣馬而諫。計菽粟而顧釣網者也。於戲。

齊叟事

齊叟耤其業於沃衍之野。更子弟以主之。歲無水旱之害。無螟螣之患。而所入或有乘寡焉。叟曰。豈吾之不信也如是。彼鄰嫗者。始衣食於吾家。今雖外居。猶吾之家隸也。俾督孟以伺。候叟子之長者。及將穫。農戶輒揮田具擊孟以逐之。嫗告孟以不直。叟扶孟以仲代焉。農戶不之罪。□之爲也復然。嫗亦以仲之不直告。叟復扶仲而□季將行。有言曰。叟之農戶未嘗如是之悖。□□□後孟與仲皆爲擊逐。今苟存□不□□扯之不留。而叟之子弟逐未艾也。叟醒然而怒。逐嫗而復孟仲之職。其秋如舊。則前之媒悖者果嫗也。而農戶何能。

槎客喩

乘槎者既出君平之門。有問者曰。彼河之流。彼天之高。宛宛轉轉。昏昏浩浩。有怪有靈。時順時倒。而子浮泛其間。能不手足之駭。神魂之掉者乎。對曰。是槎也。吾三年熟其往來矣。所慮者吾之壽命不知也。不虞槎之不安而不反人間也。及乘之。波浪激射。雲日氣候。黯然而昏。爛然而晝。乍揚而傍。乍蕩而驟。或落如沈。或觸如鬭。茫洋乎不知槎之所從者。不一也。吾心未嘗爲之動。心一動。則手足之不能制矣。不在洪流槁木之爲患也。苟人能安其所據而不自亂者。吾未見其有顚越。不必槎。

漢武山呼

人之性未有生而侈縱者。苟非其正。則人能壞之。事能壞之。物能壞之。雖貴賤殊。及其壞。一也。前後左右之諛佞者。人壞之也。窮游極觀者。事壞之也。發於感寤者。物壞之也。是三者。有一於是。則爲國之大蠹。孝武承富庶之後。聽左右之說。窮游觀之靡。乃東封焉。蓋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民、祈其歲時也。由是萬歲之聲發於感寤。然後逾遼越海。勞師弊俗。以至於百姓困窮者。東山萬歲之聲也。以一山之呼猶若是。況千口萬口者乎。是以東封之呼不得以爲祥。而爲英主之不幸。

木偶人

漢祖之圍平城也。陳平以木女解之。其後徐之境以雕木爲戲。丹雘之。衣服之。雖獰□勇態皆不易其身也。是以後人其言木偶者。必以徐爲宗。嘗過留。留卽張良所封也。平與良皆位至丞相。是宜俱以所習漬於風俗。良以絕粒不反。今留無復絕粒者。而平之木偶往往有之。其剞劂移人也如是。

市賦

齊侯幸晏子所止。引目長覩曰。彼也何哉。如蜂如蟻。萬貨叢集。百工塡委。紛紛汨汨。胡可勝紀。嬰曰。臣以敝廬在此。聞於此。見於此。其名曰市。若乃義軒巳前。臣不得言。義軒之後。臣知其故。先己後人。惟賄與賂。非信義之所約束。非法令之所禁錮。市之邊無近無遠。市之聚無蚤無晚。貨盈則盈。貨散則散。賢愚並□。善惡相混。物或戾時。雖是亦非。工如善事。雖賤必貴。參雜胡越。奔走孩稚。扶策而來。挈提而至。剖□形狀。圬墁口鼻。畫頂而跣。髡肩而皺。兼之以耆艾。繼之以諧戲。誰有帳籍。詎假文字。蜀桑萬畝。吳蠶萬機。及此而好。緊何所之。東海魚鹽。南海寶貝。及此而耗。其誰主宰。君勿謂乎市無伎。歌咽舞腰。賤則委地。貴則凌霄。君勿謂乎市無門。可南可北。陰陽迭用。人□消息。市之衆不可以言。或有神仙。市之雜不可以測。或容寇賊。捨之則君子不得已之玩好。撓之則小人不得已之衣食。公曰。始先生以蹈履之譏。革寡人之非。今先生以交易進退。祛寡人之蒙昧。彼主之者魁師。張之者駔儈。吾知之矣。謹以從政。庶無尤悔。

越婦言

買臣之貴也。不忍其去妻。築室以居之。分衣食以活之。亦仁者之心也。一旦。去妻言於買臣之近侍曰。吾秉箕箒於翁子左右者有年矣。每念飢寒勤苦時節。見翁子之志。何嘗不言通達後以匡國致君爲己任。以安民濟物爲心期。而吾不幸離翁子左右者亦有年矣。翁子果通達矣。天子疏爵以命之。衣錦以晝之。斯亦極矣。而向所言者。蔑然無聞。豈四方無事。使之然邪。豈急於富貴。未假度者邪。以吾觀之。矜於一婦

人。則可矣。其他。未之見也。又安可食其食。乃閉氣而死。

悲二羽

舞鏡之禽。墮洲之翠。南方之所珍也。而工簪珥者以爲容。雖犀象之遠。金玉之貴。必以間之。及舉宮而飾。傾都而市。金玉犀象之不暇給。而二羽之用曾不銖兩焉。蓋以羽之輕而金玉犀象之重。苟發其顏色則可。而較其進則不可也。所悲者。舞鏡之時。墮洲之日爾。

善惡須人

善不能自善。人善之。然後爲善。惡不能自惡。人惡之。然後爲惡。善惡之成。蓋視其所適而已。用其正也。則君子。用其不正也。則小人。君子小人、寧有面貌哉。比干之生也。與人無異。費無極之生也。亦與人無異。比干之言爲諫諍。無極之言爲毀佞。彼所出者皆言也。比干之言。非不善也。以不用。故善不能自善。無極之言。非不惡也。以可入。故惡得而爲惡。譬剛勁之於朽蠹也。剛勁者以不得地而屈折。朽蠹者幸蟠癭而入焉。其不可任也如是。

秦之鹿

世言秦鹿去而天下逐。是鹿爲聖人器也信焉。夫周德東耗。秦以力取諸侯。雖百姓欲從。而秦末嘗有意。故爲秦者反天下之歸。則五十年曠其數以逐人。而秦不得與其下復焉。謂逐其鹿。鹿不在聖人器。而逐之者。逐秦耳。秦實鹿焉。六都傾潰。踔睨無已。奔勁足踐我黔庶。觡利穎觝我詩書。彼非鹿而何。嗚呼。去道

與德也歟焉。不獨秦。

梅先生碑

漢成帝時。綱紐頹圮。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政雖失。（一作去）而劍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能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網。突幸臣牙。特殛一狂人。嗾一單放（一作族）而已。彼公卿大臣生殺喜怒之任。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攖挽相制。而況親戚乎。況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爲漢朝公卿恨。今南游。復過先生里。吁。何爲道之多也。遂碑之。

二工人語

吳之建報恩寺也。塑一神於門。土工與木工互不相可。木人欲虛其內。窗其外。開通七竅。以應胃藏。俾他日靈聖用神吾工。土人以爲不可。神尚潔也。通七竅應胃藏。必有塵滓之物點入其中。不若吾立塊而瞪。不通關竅。設無靈。何減於吾。木人不可。遂偶建焉。立塊者竟無所聞。通竅者至今爲人禍福。

讒書卷第五

書馬嵬驛

天寶中逆胡用事。鑾輿西幸。貴妃死於馬嵬驛。臣在草野間。得本朝書讀。未嘗不恨生不得批虜頰以快天子意。今復百餘年後。右軾邊韉。褻葬平遠。發人宿憤。然明皇帝時天下太平矣。卒有寵僭之咎。不足之恨者何邪。夫水旱兵革。天之數也。必出聖人之代。以其上瀆社稷。下困黎民。非聖人不足以當其數。故堯之水湯之旱。而元宗也革焉。

投知書

某去年秋。嘗以所爲文兩通上獻。其貴賤之相遠。崖谷之相懸。且不啻千里。故罪戮之與憫嗟。不可得而知也。由是卑折慚蹙。若不自容者。以至於今。然竊念理世之具。在乎文質。質去則文必隨之。苟未去則明天子未有不愛才。賢左右未有不汲善者。故漢武因一鷹犬吏而子虛用。孝元以洞簫賦使六宮婢子諷之。當時卿大夫雖死不敢輕吾輩。是以霍光貴也。蕭望之責其不下士。公孫述叛也。馬援陛戟相見。一爲權臣。一爲狂虜。猶且不能下一書生。而千百年後。風俗佞斂。居位者以先後禮絕。競進者以毀譽相高。故吐一氣。出一詞。必與人爲行止。況更責霍光怒公孫述者乎。何昔人心與今人不相符也。如是。若某者。正在此機穽中。不惟性靈不通轉。抑亦進退間多不合時態。故開卷則悒悒自負。出門則不知所之。斯亦天

地間不可人也．而執事者提健筆爲國家朱綠．朝夕論思外．得相如者幾人．得王褒者幾人．得之而用之者又幾人．夫昔之招賢養士．不惟弔窮悴而傷凍餒．亦將詢稼穡而問安危．嗚呼．良時不易得．大道不易行．某所以遲遲者．爲執事惜荀燕臺始隗．漢殿薦雄．則斯人也不在諸生下．

與招討宋將軍書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虺肆螫．而東南一臂爲之枯耗．其後吳卒以狠山叛．則東西（西．校庵校本作南．下多浙字．）之筋力怠（校庵校本作殆．）矣．自爾天子不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實爵．諸葛爽．（校庵校本．下有秩字．）安文祐．皆自盜而升朝序也．所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緣淮飢．汴滑以東螟．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挺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尙君長等．凌突我廬壽．燒剝我梁宋．天子以蟣蝨瘙痛．不足搔爬．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校庵校本有爲字．）節度．非方鎭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年．二（校庵校本作三．鑾按．十國春秋同．）擁旄節．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羣盜已拔睢陽三（校庵校本作二．鑾按．十國春秋同．）城．大梁亦版築自固．彼之望將軍．其猶沸之待沃．（校庵校增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十九字．）朝廷以（校庵校增有十字．）二州奉將軍侍衞者乎．復俾將軍誅翦草寇者乎．（鑾按．十國春秋作彼望將軍猶沸之待沃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大旆．優游東道．不知朝廷以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衞者乎．抑將俾將軍旦夕翦此草寇也．本似皆譌．）昔韓之醫良而性嗇．故爲人理．未嘗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校庵校本重醫字．）且欲大其疽以沽其直．因以藥稔之宜潰．（校庵校水口而疽潰．）商斃．商之家表於韓．韓侯屍其族而籍其家．且二賊之嚙壽春．嚙潁尾．（校庵校本作上．）剸亳社．掠合肥．經營於梁宋．其爲老者殺．少者傷．驅人之婦女．擊人之貨財．將軍固知之矣．自將

軍受命。迄今三月。嚙昭刷掠之不解。殺傷驅聾之不已。乃將軍爲之。非君長仙芝之所爲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大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戢斂不謹。或伺候輜重。當時憲司。悉繩以法。今將軍勳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橫摧士伍。鞭撻饋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爲將軍憂。前者天子盧將軍以愛子爲念。復授某（枚庵本作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戮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枚庵校本增也字）無使躡韓之醫。

迷樓賦

歲在甲申。余不幸於春官兮。憑羸車以東驅。　魏闕之三千兮。得隨家之故都。喬木拱立以不語兮。繄今昔之自離。慨餘基之未平兮。曰迷樓而在斯。迷樓者何。煬帝所制。煬襲文後。天下無事。謂春物繁好。不足以開吾視。謂春風嬾慢。不足以吹吾志。斯志既熾。斯樓乃峙。棲楄沉檀。棟梁杞梓。將使乎旁不通於日月。外不見乎天地。然後朝奏於此。寢食於此。君王欲左右有粉黛。君王欲左右（案疑作右左）。有鄭衛。君王欲問乎百姓。曰百姓有相。君王欲問乎四方。曰四方有將。于是相秉君恩。將侮君權。百官庶位。萬戶千門。且不知隨煬帝迷於樓乎。迷於人乎。若迷於樓。則樓本土木。亦無親屬。縱有所迷。何爽君德。吾意隨煬帝非迷於樓。而人迷煬帝於此。故曰迷樓。然後見生靈意。

說石烈士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爲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偷雞殺狗。殆不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爲

愬前驅其親信。(校庵校本增與字。)愬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用裴丞相計。(校庵校本有以字。)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顏者。重胤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疑平作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校庵校本有韓字。)侍郎撰平蔡碑。將以文(校庵校本作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侈(校庵校本作陊。)者再三。吏不能短。(校庵校本作止。)乃執詣節度使。使悉以聞。時章武皇帝方以東北事訪(校庵校本作倚。)諸將。聞是事(是事一作卒。)也。甚訝之。命具獄。將斃於碑下。孝忠度必死也。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僞伭畏不勝。案驗吏閱之。未知其爲人也。孝忠伺吏隙。用枷尾抵二吏。殺。(校庵校本有之字)天子聞之。怒。且使送闕下。及其至也。亦(校庵校本有未字。)異其人。因召見。曰。汝推吾碑。殺吾(本無二字。)吏。奈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固不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歲久。以賤故。給事無閒。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且吳季琳、蔡之奸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一二諸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乎丞相。而愬第其(校庵校本作具。)名也。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校庵校本有一字。)淮西。其將略如愬者。復肯爲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功。(校庵校本作績。)亦將爲陛下明(校庵校本作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爲吏擒。不殺人。(校庵本作吏。)無以見陛下。臣罪不容誅矣。請就刑。憲宗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似(校庵校本無似字。)義。命赦之。因(校庵校本有命字。)曰烈士。復詔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後孝忠隸江陵軍驅使。大中末。白丞相鎮江陵。余求刺丞相。有從事爲余言(校庵校本作道。)孝忠事。遂次焉。將所以教爲人下。

答賀蘭友書

前者吾子不以僕之暗鈍。猥垂教士。（校庵校本作示。）大相開發。若非許與深至。誰肯如是。甚善甚善。然其所道者。正中僕所自病者也。僕少而好窮。自出山二十年。所向摧沮。未嘗有一得幸於人。故同進者忌僕之名。同志者忌僕之道。無有不如吾子之所誨也。然僕之所學者。不徒以競科級於今之人。蓋將以窺昔賢之行止。望作者之堂奧。期以方寸廣聖人之道。可則垂於後代。不可則庶幾致身於無愧之地。寧復虞時人之罪僕者歟。夫禮貌之於人。去就流俗不可以不時。其進於秉筆立言。扶植教化。當使前無所避。後無所遜。豈以吾道沉浮於流俗者乎。仲尼之於春秋。懼之者亂臣賊子耳。未聞有不亂不賊者疑仲尼於筆削之間。況僕求試京師。隨波而上。逐隊而下。亦有年矣。家在江表。歲一寧覲。旨甘所資。桂玉之困。何嘗不以事力干人。苟利其出處。則僶俛從事。亦人之常情也。在不枉其道而已矣。道苟不枉。以之流離可乎。冠衣不能移人之迹。顧所履何如耳。言不忠。行不信。謂之君子可乎。言忠而行信。謂之小人可乎。吾子視僕復苟合於不信不忠（校庵校本作不忠不信。）者乎。非僕之不可苟合。道義之人皆不合也。而受性介僻。不能方圓。既不與人合。而又視之如仇讎。以是僕遂有狹而不容之說。吾子果復發言及此。是不以衆人見待也。而今而後。敢不安其所自然。一科一級。多難也有如是哉。彼山也水也。（校庵校本。自介僻至水也七十二字闕。注云。原本有闕文。）性之所適也。而眷眷不去者。以聖明之代。文物之盛。又安可以前所忌者移僕初心。苟不得已。僕亦自有所處。大凡內無所疚。外無所媿。則在乎命也天也。焉在僕與時人乎。唯吾子勿憚相規之數也。

拾甲子年事

大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長。傳故都聲。有時涼曉。（校庵校本作曉涼。）哀囀歷歷。見趙家遺臺老樹。（校庵校本增雖字。）驚離弔往之懷。似不能多也。雅為谷所愛。問目為（校庵校本作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游佐其事。新聲亦從之。（校庵校本作去。）然性本便惠。（校庵校本作慧。）雖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鉤聚亡命。以規（校庵校本作窺。）脅朝廷。大為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校庵校本有以字。）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履（校庵校本作屨。）間狎玩者耳。除歌酒（校庵校本有外字。）不當以應顧命。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校庵校本有常字。）理也。況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校庵校本有使字。）時。非從諫有野戰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校庵校本有先字。）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為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為夫（校庵校本作天。）子壽。而指使翟牽無賴人也。且章武朝數鎮顛覆。皆以雄才傑氣。（一作器。）尚不能以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荷家業。苟不以法（校庵校本有而字。）得。亦宜不以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詳。（校庵校本作祥。）是不為齊鬼所酬而死於帳下者。幸也。（校庵校本作矣。）孰謂（校庵校本有公字。）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姑（校庵校本作如。）不能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俗（校庵校本作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月腥健兒（校庵校本有衣字。）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校庵校本有能字。）決者三日。（校庵校本作月。）新聲復（校庵校本作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縊死之。會昌中。從諫死。其子謀邀節鉞。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大（校庵校本作太。）

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校庵校本有者字 因拾於編簡。

序陸生東游

余窮弃長安中二三年。時時於游聽間面人。未嘗決胸臆事。直自謂是非顛倒。不復得見其人。一年。遇生於靖安里中。相其吐氣出詞。落然有正人風骨。余既急於近己。而生亦以節槩見多。自是出處游息不復狎他人矣。雖厄窮毀譽。校庵校本作困毀。進退得喪。未嘗不同之。有時因事慷慨。發涕相感。以為讀書不逢寒。校庵校本作韓。吏部。作人不識陽先生。信吾徒之弊也宜矣。後一年。俱以所為道請於有司。既不能以偷安相梯。又不能挾附相進。果於數百人中不得禮部侍郎意。由是知余者弔余以色。不知者唾余以聲。媿負徬徨。撲浣無所。既三月。生以故東出鄒魯間。雖下第之緒與將別之緒相煎。然鄒魯聖人之鄉。亦足以暖生之憔悴。夫聖人羈旅七十國也。以君臣父子道未昭塞天地間。猶恓恓校庵校本作栖栖。耳。是聖人患乎教不立。而不患乎名不彰。設使其早率一城。嘯一旅。則周之一諸侯材具復安有今日功業乎。聖人徒也。不當以聖人道為利家染後。狹其所歸。且為余整衣冠拜朝堂下。酌其車服禮樂之數。升降揖遜之儀。思量侯伯卿士中。復有夫子罪人否。還日以言極之去矣。青門曉開。無一器酒以澆恨。明天子在上。不敢哭以致懷勉之哉。行與不行也。在生道耳。第與不第也。其如生何。

請追癸巳日詔疏

歲貢賤臣羅隱。既以文不得意。且抱犬馬之疾於長安。夏五月。京畿旱。癸巳日。聞詔大京兆。用水器爐香

蒲篠絳旙（校庵校本作香。愙按十國春秋作器水爐香。蒲蕭絳旙。）蠻。致於坊市外門。將以用舊法而召甘雨也。臣踴起病榻間。以為明天子憂人。雖舜禹不如是之勤。幸甚幸甚。臣又聞水旱與天地同出。苟時或不（愙按十國春秋無不字。）然。不可以倉卒除去。今秦地旱已逾月矣。而陛下禱祠亦已頻矣。天之高。地之厚。五岳之綿亘。四瀆之宏遠。陛下令百執事啓祈外。何嘗不以心祝之。雖莖稿苗乾。而百姓不怨嗟者。其感陛下之誠深也。今以蒲篠（愙按。十國春秋作蕭。下有蠻字。）為請者。豈陛下謂其能靈於岳瀆者乎。夫岳瀆視陛下之公輔。裂陛下（愙按。十國春秋有之字。）土田。苟陛下憂。則岳瀆亦（愙按。十國春秋有宜字。）憂矣。受封（愙按。十國春秋作受祭據封。）者尚未能為陛下出力。彼蒲篠（愙按。十國春秋作蕭。）蠻復何足以動天。臣謂（校庵校本作竊為。）陛下不取也。臣又聞天之有雨澤。猶陛下之有渥恩。雨澤可以委曲于之。則陛下渥恩亦可以委曲于之矣。臣聞天子有左右史。將以記言。然後付史氏。臣必恐其得以容易編脩。今冒犯（校庵校本作死）請追癸巳日詔。苟若陛下法十六聖之教訓。雖五種栖野。而百姓不暇掇。豈蒲篠（愙按。十國春秋作蕭。）之所及乎。昔商湯之民。不以旱為災。蓋仁聖之在上也。今旱未及商代。而陛下憂已過。（校庵校本有矣字。）臣謹因旱以賀。冀百姓知陛下心。

刻嚴陵釣臺

巖巖而高者。嚴子之釣臺耶。寥寥不歸者。光武之故人耶。故人之道何如。假蒼苔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賤莫賤於布衣。龍飛蛇蟄兮。風雨相違。干戈載靡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劍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乎。今之世。風俗偷薄。祿位相尚。朝

爲一旅人。莫爲九品官。而骨月親戚已有差等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弔崔縣令

丁亥年夏。（咸通八年。）前晉陽崔縣令。死於通政里客舍。殍也。余雖不識其人。且念其官不卑也。死亦命也。而竟以餓者。是必不爲貪吏。爲貪吏。則不然。因作詞以弔曰。南風熱兮雲蒸乾。緬飢魂兮愁鬱盤。莅晉陽兮俸薄。魂之廉兮無剽削。余辭以弔空。魂來親兮無西東。魂無山兮山之鬼。夷叔彼之生兮未嘗足。魂無野兮野之鬼。陳仲彼非其得兮。一介不之共。魂遨留兮京師。上愉愉兮下怡怡。殘敗肉兮乞狗彘。捨此兮何之。量（校庵校本作諒。）天地之廣大兮。吾不得而知。雞則走而鳶則飛。鳴蟬瘦而蠐螬肥。何濁也則是。淸也則非。茫昧旣不可以問兮。盤礴不可得而推。況吾懷以四顧兮。孰知夫天地之云爲。

代韋徵君遜官疏

聖人纂極之二年。相臣上言。北省官徵四處士。而豫梁韋君居其一。詔下之日。韋君去世。故補其疏以榮之。通臣遵言。去月某日本州官吏跪將恩制。補臣左拾遺。拜無（校庵校本作舞。）渥澤驚動村社。臣聞降玉帛。所以崇德□也。舉遺逸。所以執（校庵校本作敦。）風俗也。二者非有良左右。（校庵校本作佐佑。）不能行之。非有聖明之主。不能成之。仰望丹闕。惟感唯賀。然臣者。履行曾不若凝籍聲。而執政徒以臣遠世有勳業於周隨。洎曾高（校庵校本作高曾。）以來。於國家則未有絲髮用處。臣少而孱病。自念材具不可攀望多士。退縮山野。掀攪遺書。無片言以裨教化。無一字以紀休明。行坐語默。寢食而已。豈知宸造過聽。好爵下授。所謂飾猿狖以冠帶。饗爰

居以酒食者也。況自陛下膺天緒。今內有良相。外有良將。家至戶到。未有一處不似唐虞時。設置臣於諫署中。使臣說何道理。徒令四夷八蠻疑陛下有玩人之事。臣若詣闕之後。不唯陛下有玩人之事。臣已爲百執事所玩。展轉寤寐。惟恐濠梁之不堅。不知祿之可嗅也。夫四海至廣也。九州至大也。其間懷材負器在臣之右者。必千萬於臣。臣道不出人。家無餘糜。一旦以韋布列於公卿門籍。臣復何面以對循陛歷級之人。何目以視不調久次之士。在陛下簪珥間猶恐登用未盡。又安可以遽及逋臣。臣以是未敢奉詔。惟陛下哀之。死罪死罪。

讒書重序

隱次讒書之明年。以所試不如人。有司用公道落去。其夏。調饍（枚庵校本作膳。）於江東。不隨歲貢。又一年。朝廷以彭　就辟。刀机猶濕。詔吾輩不宜求試。然文章之興。不爲舉場也明矣。蓋君子有其位則執大柄以定是非。無其位則著私書而疏善惡。斯所以警當世而誡將來也。自揚孟以下。何嘗以名爲。而又念文皇帝致理之初。法制悠久。必不以蠛蠓癢痛。遂偃斯文。今年諫官有言。果動天聽。所以不廢讒書也。不亦宜乎。

讒書附校 據宋姚鉉唐文粹·明姚士粦屠中孚校刋羅昭諫集合校·

卷一

風雨對

地之 文粹·之下有所字·集同· 之權 文粹·下有也字·集同· 時爲 集無爲字· 不聞 文粹·聞作問·集同· 夫復何 集作天其欲·

卷二

英雄之言

冠履 文粹·履作屨·集同· 退遜 文粹·遜作讓· 正廉 文粹·正作貞·集同· 不常 文粹·常作恒·集同· 取之 文粹·無之字·集同· 取之 文粹·無之字·集同· 牽我 文粹·我作於·集同· 意彼 文粹·意作噫·集同· 未必 文粹無未字·集同· 退遜 文粹·遜作讓·集同· 正廉 文粹·正作貞·集同·

說天雞

其畜 集·其下本父字· 子焉 集無焉字· 乃反 文粹·乃作且·集同· 無復 文粹·復下有問字·集同· 俯步 文粹·俯作高·集同· 壞也 文粹·也作矣·集同·

卷三

荆巫

楚荆 文粹·作荆楚· 人祈 文粹·祈作祀·集同· 疾者 文粹無者字·集同· 歲者 文粹無者字·集同· 誠必 集·必作心· 其外 文粹·無其字· 於心 文粹·心下有而字· 及八 集無及八字

卷四

辨害

之鈞 文粹．鈞作鉤． 而所 文粹無而字．集同． 苟君 文粹．苟作而． 設施 文粹作施設． 鈞網 文粹．鈞作鉤．

漢武山呼

雖貴 文粹．雖作惟． 貴賤 文粹．賤下有則字． 祈其民 文粹無三字．集同． 之呼 文粹．呼作聲．集同． 萬口 文粹．口作舌．

梅先生碑

頹圮 文粹．圮作壞．集同． 雖失 文粹．失作去．集同． 尙能 文粹．尙下有不字．集同． 幸臣 集．幸作倖． 特殛 文粹．特作止於． 單放 文粹．放作族．集同． 大臣 集．臣下有有字． 之任 集．任下有有字． 婢子 文粹．子下有亦字．集同． 碑之 文粹無之字．集同．

與招討宋將軍書

狼山 集．狼作良． 東西 文粹．西下有听字．集同． 力怠 文粹．怠作殆．集同． 不忍 文粹無忍字． 蔦爽 文粹．爽下有砍字．集同． 文祏 文粹．祏作祐．集同． 所不 文粹．所下有以字．集同． 緣淮 文粹．緣作沿． 癢痛 集．癢作痒． 將軍 文粹．軍下有爲字．集同． 二十 文粹．下有你字．集同． 二擁 文粹．二作一．集同． 旋節 文粹作節旋．集同． 三城 文粹．三作二．集同． 待沃 文粹．下有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朱紹大旆優遊東道抑亻知朝廷八十三州本將軍云云．集同． 人理 文粹．理作治． 見醫 文粹．重醫字．集同． 以沽 文粹．以作而．集同． 其直 文粹無字．集同． 宜貴 文粹作而痕潰．集作而宜潰． 表於 集．表作訴． 其家 文粹．家作有無．集同． 賊之 文粹無之字．集同． 嗤壽 文粹．嗤作詔． 唱 穎尾 文粹作咍穎上．集作昭穎士． 者殺 文粹下有而字．集同． 嗤唱刷掠之 文粹作剔東之慘毒．集同． 仙芝之 文粹無之字． 大帝 文粹．大作太． 繩以法 文粹作以法繩．集同． 橫摧 文粹．摧作擁． 士伍 集．士作仕． 爲念 文粹．爲作之． 某秩 文粹．某作禁．集同． 將軍 文粹．下有倚望將軍． 其時 文粹．時下有不也字．集

同

說石烈士

親信文粹·信下有口字·集同·相計文粹·計下有以字·集同·明平文粹·平作年·刑部文粹·部下有韓字·集同·以文文粹·文作大·集同·傾侈文粹·侈作哆·集同·能

短文粹·短作口·集同·使使文粹不重使字·事訪文粹·訪作倚·集同·是事文粹·事作卒·集同·甚訝集·甚作心·僞侄文粹·侄作低·闅之集·闅作閔·抵

二文粹·抵作拉·集同·吏殺文粹·殺下有之字·集同·其至集無其字·也亦文粹·亦下有未字·集同·奈何文粹·何作僞·集同·作固不文粹無固字·不作未·集同·無閒

文粹·無下有不字·集同·閒下·文粹有見字·季琳文粹·季作秀·集同·一二集·作二二·第其文粹·其作共·集同·也反與文粹無此三字·集無也反二字·更有文粹·有下有

·一字之所文粹無之字·集同·之功文粹·功作績·集同·明賞文粹·明作正·集同·吏擒文粹·下有臣字·殺人文粹·人作吏·集同·臣罪文粹·罪作死·容誅

文粹·誅作眦·集同·其似文粹無似字·集同·命救文粹·命作逐·集同·因曰文粹·因下有命字·集同·復詔文粹·詔作召·集同·求刺文粹·刺作謁·集同·余言文粹·言作道·集

同·爲人下集·作人爲下·

拾甲子年事

長傳文粹·長作能·集同·都聲文粹·下有率課人揣沮·集同·趙家集·下有之字·老樹文粹·下有雖字·集同·因爲文粹·爲作曰·集同·從之文粹·之作兵·集同·便

惠集·惠作慧·規脅文粹·規作窺·集同·谷不文粹·不下有以字·集同·巾履文粹·履作屨·集同·歌酒文粹·酒下有外字·集同·之燮文粹·燮下有常字·集·常字在理字下·節

度文粹·度下有使字·集同·野戰文粹·作戰鬥·以其文粹·其下有先字·集同·夫子文粹·夫作天·集同·人也文粹·無也字·集同·傑氣文粹·氣作器·集同·襲荷文粹·荷

作如何·集同·以法文粹·法下有而字·集同·不以文粹·作以不·不詳文粹·詳作祥·集同·幸也文粹·也作矣·集同·孰謂文粹·謂下有公字·集同·姑不文粹·姑作如·集作始·

不能集·下有早字·脫俗文粹·俗作族·集同·健兒文粹·兒下有衣字·集同·三日文粹·日作月·集同·聲復文粹·復作後·集同·縊死文粹·死作殺·死謀邀節

鉞文粹·作靈父意·大行文粹·大作太·集同·

請追吉日癸巳詔疏

水器爐文粹作器水鑪·集同·蒲篠文粹·篠作蕭·集同·絳繙文粹·繙作旙·集同·將以文粹·將下有所字·甘雨文粹無甘字·集同·不然文粹·無不字·集同·倉卒文粹·倉作蒼·下令文粹·令作命·集同·蒲篠文粹·篠作蕭·下有翟字·集竝同·陛下文粹·下下有之字·集同·瀆亦文粹·亦下有宜字·集同·受封文粹作受祭據封·集同·臣謂集·謂作爲·將以文粹·將下有所字·以下·文粹有記事二字·集同·史氏文粹·史上有太字·集同·冒犯文粹·犯作死·集同·下法文粹·法作落·集同·蒲篠文粹·篠作蕭·集同·商湯文粹·商作殷·集同·之民文粹·民作代·集同·文粹·代下有臣字·蓋仁文粹無蓋字·集同·聖之文粹·之下有君字·集同·商代文粹·商作殷·集同·已過文粹·過下有矣字·集同·謹因文粹·謹作請·集同·冀百姓文粹·冀作萬·無百字·姓下有俾其二字·集同·

刻嚴陵釣臺

臺耶文粹·耶作也·集同·冢冢文粹·冢下有而字·集同·人耶文粹無耶字·集同·假貸集·假作昵·龍飛文粹·飛作爭·集同·相違文粹·違作遺·集同·有卒文粹·卒下有者字·集同·今之文粹·今作下·集同·偸薄文粹·薄作去·集同·骨肉親戚文粹作親戚骨肉·集同·

宋景文雜説

宋祁著

中華書局

此據學海類編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宋景文雜說

宋　宋祁子京著

君得其健。強陰戢戰。臣執其旨。百度乃凝。欲正四方。先定中央。中央、君也。

天不待規而圓。地不待矩而方。天尊地卑。其道有常。君、天道也。臣、地道也。

天用其圓。地用其方。圓道主于生。方道主于成。天、君德也。地、臣職也。君操無爲以臨臣之有爲。萬物自歸。上逸於制。下勞于事。百度乃治。無爲者。非謂塞吾耳不聽也。蔽吾目不視也。閟吾言不出也。謂審于有爲之內。不爲于有爲之外也。何謂內。曰。官不職。責之相。士不練。責之將。財匱。責司農。獄不正。責廷尉。是爲內。何爲外。曰。歲有常賦。而又賦焉。是曰朘。人有常役。而又役焉。是曰橫。力不勝。加如負。則跌。材已窮。加如任。則敗。是爲外。振其領。擧毛整。提其綱。萬目張。綱歟領歟。君所執歟。

君有常道。臣有定守。賞當功。罰當罪。與之惟我德。奪之惟我懼。君道也。奉法循令。竭己力以獻功于上。臣道也。故臣有所憎。能以得君之罰以去之。是謂作威。有所愛。能以得君之賞以貴之。是謂作福。法雖明。意得輕重之。謂之玩法。令可遵。情得出入之。謂之侮令。君喪道。臣失守。故曰。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能無卜而知吉凶乎。曰。以甚治攻甚亂。濟所以安除甚患。能無祭而福乎。曰。不奪民時。而順物宜。能無膠漆而合乎。曰。不以遠近內外與之同欲。一推吾心納兆人之腹。能不賞而使人勸乎。曰。先賞有功。能無

罰而使人畏乎。曰先罰有罪。弛惡不戮。姦笑于腹。當封吝寵。勞臣諱勇。奴耕于原。婢執其爨。丈人以安。

植表挺挺。下無曲影。善聲之唱。應無醜響。

不可得者。上不以求。不可止者。上不以禁。不可行者。上不以令。故曰求愈多。得愈寡。禁愈急。止愈少。令愈繁。行愈慢。上求而不得。謂之失威。求不可得而得。謂之暴。禁而不止。謂之慢。禁不可止而止。謂之虐。令而不行。謂之淩上。令不可行而行。謂之亂政。聖人愼舉錯。去三不可。則善矣。

賤而不可不因者。衆也。剛而不可不用者。兵也。慘而不可不行者。法也。小而不可不防者。盜也。勞而不可不勸者。農也。用而不可不嗇者。財也。曰因衆奈何。曰人之情莫不惡勞。而我逸之。莫不欲富。而我與之。莫不憚危。而我安之。莫不畏死。而我生之。民已逸。則可與共勞。已富。則可與共乏。已安。則可與同憂。已生。則可與濟難。夫民、國之基也。五仞之牆所以不毀者。基厚也。所以毀者。基薄也。故曰百足不僵。則附者衆。流水不窮。則來者遠。民之瘠。無肥國。下之悅。有豫 一作裕 君。

食者。人仰以生也。適則飽。過則病。甚病者死。法者。國仰以安也。順則治。逆則亂。甚亂者滅。商家之法一。而湯以王。桀以放。周家之法一。而文武以興。幽厲以亡。然則食無必于生死。在人之適過。法無必于治亂。在君之順逆。

古之人淳。今之人詐。奈何不然。人無淳詐。在治亂而已。今日之治。三皇是也。唐五代之亡。桀紂是也。難曰。古巢居。今宮室。古茹毛。今饔熟。奈何。曰。是直事有工拙耳。創始者難。踵成者易。百物皆是。夫何足疑。

東南、天地之奧藏。寬柔而卑。西北、天地之勁方。雄尊而嚴。故帝王之興常在。西北、乾道也。東南、坤道也。東南奈何。曰。其土薄而水淺。其生物滋。其財富。其為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士懦脃而少剛。笮之則服。西北奈何。曰。其土高而水寒。其生物寡。其財确。其為人毅而愚。所食淡而勤生。士沈厚而少慧。屈之不撓。

小人之情易見也。其錚錚似辯。其悻悻似直。攻人之私。似公。觸大臣。撼大事。似強。多所建請。似才。數讓小官。辭小祿。似高。陰引其朋。似薦賢。攻其朋之細過。似不黨。故君人者。權以眞僞。則錚錚者敗。討其忠邪。則悻悻者露。語人之私。隱而無驗。則公者詐。察大臣之可仗而不宜退。則強者譎。聽而不可施行。則才非是。權以要官厚祿。靦然而謝。則高者猥。所倚者去。所同者進。則非賢。時時取黨人之細過暴揚于外。如甘辛相反而和。水火不同性而濟。上疑主心。下欺輿人。而君子已見其肺肝。然施施自以為莫我得也。

夫生民晨作夜寢。早起晡食。寒絮暑絺。常忽而不為之節。何哉。然則攝生不可不知也。冬許晚絮。春許徐褫。早許飽。夕許慊。行立坐偃。皆不得久。此甚易行。毋以吾胃熟生物暖冷物。勿以吾氣贊喜怒。且憂樂喜怒人所未嘗無也。多憂傷神。多思傷志。過樂喪守。喜極氣散。怒極氣懎而不下。若使吾心為郵候。憂樂喜怒至。而不久舍。毋令少宿則善矣。若有留。彼其以我為囊橐矣。

掩其耳而聽。藐藐由洪洪然。掩其目而覗。了了由眊眊然。惡來掩紂之耳。武王翦師于孟津之濱。宰嚭掩

夫差之目．句踐嚬笑于會稽之隙．

歌者不曼其聲則少和．舞者不長其袂則寡態．左顧者不能右眄．勢不兼也．

櫛之于髮．不去亂不能治．醫法之于人．不誅有罪不能完善人．此謂損之而益．

古語曰．斛滿人概之．人滿神概之．聖人其善概歟．大奢概以中．溢欲概以道．褻慢概以威．由是治身．由是化人．

樹果得實．樹棘得刺．樹德得和．樹威得怨．嗚呼．爲國者審所樹而已．

鶬鶊鳴春．蟋蟀吟夏．蜩螗喝秋．螳子戰陰．非有命之者．氣自動耳．

鑑向日而火至．方諸向月而水至．物有自然而感者．無遠近之閒．

佞色不能悅堯目．忠言不能入桀耳．色非不美．堯識之．言非不至．桀厭之．

愚不可詐者．民也．賤不可勝者．衆也．撫之爲吾之力．毒之爲吾之賊．

重兵在邊．京師乃單．拂軀以尾．尾不可大．掉之不能．反爲軀害．臂大于指．屈伸可使．指大不使．其臂乃廢．

剛四肢者骨也．剛大廈者棟也．剛天下者兵也．

莫仁于雨露．而靡草夏枯．莫嚴于霜雪．而松柏冬青．

作法者君．守法者臣．役法者民．臣弄其法．主威且劫．

政在大臣．人走私門．私門可炙．君戶將闃．

父慈于簺。家有敗子。將礪于鐵。士乃忘軀。

珠丸之珍。雀不祈彈也。金鼎之貴。魚不求烹也。

闌金在途。無不掇也。吐珠在澤。無不拾也。

梟不憑夜。弗能自怪。政必先鎛。姦人投詐。

父否母然。子無適從。政產二門。下乃告勤。

君與臣不同而昌。君與臣同而亡。

謀不厭衆。決之在一。決不能專。朝有爭言。

金鼓既嚴。卒騰于陣。爵賜已明。士勇于廷。

重輕不同。衡獻其公。曲直相欺。繩黜其私。

造父亡轡。馬顚于跬。庸人厲策。馬爲盡力。

去山弗棲。虎喪其威。爪牙弗具。失所爲虎。

知賢不進。朝有刓印。知不肖不退。摯明入昧。

我與之生。故能爲吾死。我與之樂。故能爲吾憂。

粥于塲者雞至。嘵于牢者豕集。惠于國者天下來。

足食足衣。禮往從之。近寒與飢。恥則去之。

贗賈亂廛。竊農敗田。讒夫撓邦。害馬汙羣。

忠與邪竝。黨衆者勝。主乃失柄。

不大其幹而衆其枝。幹乃速披。

言等出于口。在賢者爲正。在不肖爲佞。

櫛所以去亂髮。浴所以濯膚垢。

工圃者飽于茹。善邦者義于食。

規外求圓。無圓矣。法外索平。無平矣。

眞贗不同物。治亂不同日。

救亂之世不語儒。求治之世不語戰。

水淵則回。道衍則聖。

聖賢授受。幼不贊漏。

拙製傷錦。迂政損國。

任賢而二。五堯不治。

含糊不斷。上產其亂。

謀道作舍。三年弗架。

鼎大魚小。靡于數攪。

入林失斧。不能得楚。

主不謹戶。盜者夜舞。

樹枝太繁。必搖其根。

苦口之藥。疾者甘之。拂耳之言。明君愛之。

我憎之。能得罰于君。我愛之。能得賞于君。政在于臣。黨與成羣。君則孤而無民。

種禾不擾。而懟其秋。與食爲仇。

兩上不得相事。兩下不得相使。

叢書集成初編

因論（及其他三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